



赤城後集序

台故有赤城集宋林表民氏之
所輯錄凡文章之有關吾台而
郡志不暇載者咸在焉蓋志之
於文章具載則繁繁則無以示
其要不載則缺缺則無以考其

詳故不得已而別為是集將以
備郡志之缺而歸其繁於要也
或者乃謂文章末技載不載殆
不足為志之有亡是不然文章
道德之英華而功業之在天下
後世未有不待是以傳者故不

朽之論雖不能不後於功德而
究其所繫反或有重於彼者然
則欲考一郡道德功業之所在
與夫政治俗尚之異同沿革興
置之顛末非此其何以哉用是
取其自林氏輯錄以來凡為吾

台而述作者輒次第之以為後
集昔人有言文章不關世教雖
工弗取是集之關世教不關世
教不敢知姑用以存吾邦文獻
之舊以終太守公作志之意庶
後之人有徵焉於乎是亦寧知

非世教萬一之助也哉

弘治丁巳秋九月朔旦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祭
酒前翰林侍講兼修

國史

經筵官致仕郡人謝鐸序

豨豨官廷卦祿人糖鞞亭

國史

酌前錄林奇精兼參教不關世
觀遊士隙隙大夫南京園子祭
卒於下子殊大自勝且之意庶
非世祭萬一之限也楚亦平知

赤城後集總目



八首



宋史 至正末歐陽玄張起岩等修傳十首

元史 洪武初宋濂王禕等修傳三首

朱文公三首

葉水心三首

陳實憲一首

吳荆溪一首

杜清獻三首以上五人俱見前集

秦淮海少游一首

車隘軒似慶黃岳人玉峯祖六首

彭修撰椿年黃岳人一首

車玉峯若水十一首

黃檢閱震四明人一首

舒閬風岳祥寧海人一首

葉信公慶鼎寧海人一首

黃壽雲超然黃岳人七首

胡思齋常黃岳人一首

戴秘書良濟太平人一首

王魯齋相金華人三首

程寶謨公許一首

胡朝奉三省寧海人一首

王郡守華埔一首

王蒙齋汶太平人一首

史郡丞孝祥眉山一人一首

程教授 鄒一首

周紫巖 潤祖臨海人一首

林半山 昉太平人二首

程雪樓 文海一首

陳治中 孚臨海人一首

石抹萬戶 繼祖一首

黃玄白 中德黃岳人一首

危太史 素臨川人一首

林同知 興祖閩人一首

張編修 翥一首

高進士 則成永嘉人一首

趙總管 與誼一首

李五峯 孝光樂清人一首

陳兩峯 德永黃岳人二首

陳監丞 衆仲莆田人一首

陳石門 鏗翁太平人二首

柳文肅 貫金華人一首

黃文獻 潛金華人二首

楊提舉 敬德臨海人一首

貢尚書 師秦寧國人一首

潘松溪 從善太平人一首

劉中丞 基栢蒼人二首

胡仲子 翰金華人二首

宋太史 濂金華人四首

王忠文 禘金華人二首

陶尚書 凱臨海人一首

徐始豐 一夔天台人三首

朱白雲 右臨海人一首

方遜志 希直寧海人十七首

林教授 公輔臨海人五首

陸草屋 修正太平人一首

王靜學 叔英太平人一首

孟教授 士屋黃岳人一首

鮑紀善 原弘太平人二首

顧石樓 碩仙居人一首

黃長史 友義太平人一首

宋祭酒 訥大名人一首

楊文貞 士奇廬陵人一首

黃少保 准永嘉人四首

楊少師 榮建安人一首

陳學士 循泰和人二首

商少保 輅淳安人二首

徐武功 有貞姑蘇人二首

劉學士 定之永新人四首

張古學 廷璧臨海人三首

魏尚書 驥蕭山人一首

吳祭酒 節安成人一首

彭閣老 時安成人十首

劉太常儼吉水人一首

岳蒙泉正燕山人一首

李考功茂弘太平人一首

陳逸菴璉臨海人二首

葉拙訥黼太平人二首

章約齋陲黃岳人二首

葉文莊盛姑蘇人一首

杜侍郎寧天台人二首

楊學士守陳四明人三首守止一首

李都憲匡黃岳人二首

丘學士濟瓊臺人二首

章恭毅綸樂清人一首

張學錄粹黃岳人二首

邢都憲宥瓊臺人一首

李學士東陽長沙人七首

彭尚書韶莆田人一首

張學士元禎南昌人一首

盧清江守仁臨海人一首

應教諭志和太平人二首

王進士欽黃岳人一首

黎尚書淳華容人一首

夏大理時正武林人一首

謝太守省太平人三首

陳太常音莆田人二首

傅侍郎瀚新喻人一首

倪學士謙錢塘人一首

黃侍郎孔昭太平人二首

柯學士潛莆田人一首

周方伯瑛莆田人一首

陳敬所彬太平人一首

林僉憲克賢太平人一首

陳方伯選臨海人一首

潘待詔辰括蒼人一首
余秋崖如德黃山人一首

劉副使銜安成人一首
夏布政寅華亭人一首

馮睦菴杞臨海人一首

陳通判紀臨海人一首

包沅州廷嘉臨海人一首

夏進士鏃天台人三首

張教諭輔臨海人二首

赤城後集總目終

赤城後集目錄

卷之一

重修台州學記

重修黃巖縣學記

新建寧海縣學

僊居縣重修儒學記

重修廟學記

置大成樂并修學記

重修臨海縣學記

卷之二

黃巖縣重修廟學記

重修總管府記

重修總管府碑

重修臨海縣學記

黃巖縣譙樓記

新建太平縣治記

羅君生祠記

卷之三

上分縣封事

增建永盈倉記

黃巖縣社會記

天台縣平價倉記

台州新蠲五邑坊場河渡錢記

卷之四

卷之五
天台縣太平鄉義社記

台州府儒學題名記

臨海縣儒學題名記

台州府儒學鄉賢祠記

安洲鄉學記

太平縣鄉賢祠記

新翔文獻書院記

柔川書院記

重新府治記

卷之五

杜清獻公祠堂記

重修清獻公祠堂記

文獻書院記

黃巖州城隍廟記

重興上蔡書院記

方巖書院記

西清道院記

卷之六

明道堂記

梅長者祠堂碑

重建天妃廟碑

重建巾山翠微閣記

重修東山閣記

忠應顯靈侯廟碑

王貞婦石祠記

重建王貞婦祠記

遠庵碑記
崇善堂記

卷之七

紫巖祠記

趙氏祭田記

敦睦堂記

萬卷樓記

知學齋記

明德樓記

巾山草堂記

南齋記

黃巖州城隍新廟記

養志堂記

懶迂記

卷之八

茹茶齋記

傳經齋記

貯清軒記

貞則堂記

觀瀾軒記

悅親堂記

周氏時思堂記

蔡氏祠堂記

余氏祠堂記

趙氏祠堂記

裕遠菴記

浦口金氏學田記

白石渡義舟碑記

青嶺利涉渡記

重修黃巖諸閘記

韓知州昂建閘莊先賢祠堂記

新井亭記

瑞竹庵記

愛敬堂記

卷之九

塔燈記

竹米記

孝義井記

軒井記

總山記

石盤晚翠記

樓雲樓記

黃望闌記

羅川闌記

義莊田記

登方岳記

遊石橋記

卷之十

徐中行傳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遺後庵記

春需菴記

松桂軒記

卷之十一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陳公輔傳

卷之十二

郭琮傳

杜誼傳

謝深甫傳

陳騃傳

賈涉傳

葉夢鼎傳

卷之十三

杜範傳

卷之十四

王居安傳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卷之十五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杜游傳

林伯和墓誌銘

蔡家墓記

直煥章閣王公傳

周仁榮傳

陳孚傳

卷之十六

秦不華傳

賀氏二女傳

黃巖曹小娥述

馬節婦事述

危孝子傳

楊貞婦傳

二孝子傳

弔節婦文并序

王節婦傳

卷之十七

葉伯巨鄭士利傳

先府君行狀

卷之十八

王進德傳

盧原質傳

詹鼎傳

謝孝子傳序

王烈婦傳

王舜章傳

福建右布政使陳公傳

義僕傳

張母繼賢傳

卷之十九

胡立方墓銘

月溪隱君趙公墓銘

樓奇王周道墓志

雙峯先生墓表

霽峯李先生墓志銘

故鄞縣尹許君遺愛碑銘

卷之二十

元故西洲處士方公墓版文

許公士修墓銘

盧處士墓表

故愚菴先生方公墓版

卷之二十一

正學先生事狀

林君墓表

修撰王公墓記

饒陽知縣郭公行狀

紀善鮑先生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卷贈少保徐公墓銘

兵部侍郎徐先生墓表

提學憲僉陳先生墓誌銘

吏部考功員外郎李公墓表

羽南張先生墓誌銘

卷之二十三

明故文林郎知南康致仕徐公墓碣銘

拙訥葉先生墓誌銘

經筵徐先生墓碑銘

明故全歸應先生墓碣銘

松塢黃公墓表

卷之二十四

謝孝子墓表

文貞先生應君墓誌銘

明故處士謝公墓表

贈兵部武選員外郎謝公墓表

涿州同知張公墓誌銘

兵部主事章君墓銘

卷之二十五
吏部郎中林公行狀

卷之二十五

兵部主事黃君墓誌銘

傅興知縣趙先生墓碑

鴻臚寺序班高公墓表

願菴葛君墓表

毅菴賈先生墓誌銘

南耕王公墓表

蔡侯軒先生墓表

卷之二十六

寶慶知府謝公墓表

刑部侍郎林公墓誌銘

兵部武選主事王君墓志銘

工部右侍郎黃公神道碑銘

廣東左布政使陳公墓表

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明故謝君墓誌銘

按察司僉事林君墓表

卷之二十七

隘軒先生文集序

五經論序

車隘軒閑居錄序

宇宙紀畧序

卷之二十八

大學沿革論

宇宙畧紀序

世運錄題詞

玉峯冗稿叙

冗稿後序

跋道統錄

春晦翁語錄彙編序

南湖先生文集序

周易通義序

周易發例序

南峯先生詩序

卷之二十九

題周易通義後

舒閣風文集序

資治通鑑序

赤城元統志序

重修台州郡志序

書經提要序

重刊宋史道學傳後序

黃巖英氣序

卷之三十

赤城詩集序

赤城論諫錄序

霽峯文集序

陶尚書文集序

赤城後集目錄
葉夷仲文集序

白雲鶴序

憂憂集序

林公輔文集序

新刊靜學王先生文集後序

遜志齋文集序

徐教諭詩集序

赤城後集目錄終

赤城後集卷之一

重修台州學記

史孝祥

國家受天明命遂臣萬方既戢武功聿脩文治
神陶聖鑄以闡大猷詔書數下郡國脩崇學校
章別儒雅于以廓化善治觀乎人文甚盛節也
郡無大小各有學䟽附脩飾以承明詔丕冒至
于海隅罔不祗若於是台州修完廟學煥然維
新役旣訖庸郡博士王君去疾以論於郡丞史

孝祥曰浙河以東台惟文物盛州舊學旣燬于
兵俎豆之區道在瓦礫其為士者病之中雖經
營棟宇粗立而百未一完具體塞責而已元貞
初年去疾來典教事首謁廟庭則梁楠剝侈磚
級闕穿攝齊升堂而兩序六齋上兩旁風士之
來游者曾無一几一席之庇無溝洫以泄潢潦
無垣墉以謹于陬庖漏器用之微靡飾靡具前
瞻後顧未知所以稱德意而謹教育也是歲七

月淮海朱侯自吳門移牧是邦會部使者完顧
公分察至郡志同道合相與究圖壹是以修學
為第一義郡之秀民髦士感觀而化弗勤而競
載謀載惟聿來胥宇首建樞星三門闢草萊而
傭之顯敞宏麗視昔加壯次為中臺門七楹榦
腹章施魚雅輪奐至於從祀之廡聚笈之廬甃
暨一新補苴墀砌凡學之百項 巨細畢舉廟
垣左右樵牧弗禁者按圖歸侵繚以周垣其羸

百丈由是東西行者始知有學是役也微朱侯
視學如家洗漫漶而聿新之微吾黨之士聲應
氣求而樂成之則去疾之不佞誰與辨此不可
以無記也敢以屬之吾子孝祥辭弗獲命則拱
而言曰修學之事信美矣恢張儒風斧藻侯度
良二千石郡博士知為政之先後矣士之思樂
泮水烝然來思心合而感應目擊而道存盍於
所謂脩者而求之乎夫道無異鑒亦鑒於人隨

耳目之願於無窮者人情之常原性命之正而
克完者學者之能事中庸首章曰率性之謂道
脩道之謂教此形而上者之事猶待於脩而後
成則夫未離於器者其可一日而不用其脩治
之力哉昔嘗聞之程夫子曰聖賢之論天德蓋
謂其天然完具之物若小有污壞則敬以脩之
俾復其舊旨哉斯言此學者進脩之準的也今
諸君蒞脩游息於廣廈之下盍亦求之吾身容

有未脩者乎是以事親從兄尊君親上自治於
宮庭屋漏之間而旁達乎朝廷鄉黨之際此淳
厚者脩之而浮薄者或壞之矣先義而後利先
讓而後得明辨乎廉耻之懿而昭徹乎取予之
嚴此介潔者脩之而偏葺者或壞之矣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深心於聖道之淵微而掉頭
於末學之誘化此愿懿者脩之而皎厲者或剝
之矣鳴鑾於九軌之衢帶矩於萬紛之衝勇避

宜非之塗而力掀疾走之溇此歛退者脩之而
顛蹶者或趨之矣譬之屋焉脩之實難而壞之
孔易二三子能無悚然懼惕然省乎雖然脩學
者師之任也脩身者學者之事也而簡厥修亦
簡其或不修則博士之職也詩曰無以太康職
思其居博士其坐堂上招諸生而誨之尚欲修
所願以無忘侯德不亦躋歟侯名齊字景周兼
文武才為郡識大体治台之政多可書今特書

其繫風化者春秋之事也

重修黃巖縣學記

黃超然

邑故有學素不治丙子頽洞士皆解散於是棟
撓楠榱東躡西仆禮殿凜凜懼壓士相與議曰
是不可緩迺謀之凡為士者之家於是各以穀
米來相上虔下勸閱十有幾月學宮成堂廡整
嚴丹雘明麗邑之老穉經行頽垣敗屋之中驟
覩聖人之宅皆相顧以驚曰嘻偉哉何成之易

也僉謂不可無記迺以屬超然竊惟古之學官
自為之而士不及知今之學士競趨之而官不
及為蓋時有今昔事有緩急亦其勢然也聖人
之教惟曰言忠信行篤敬先之以孝弟廉耻之
訓次之以禮樂射御之節又弘之以大學平治
之道迨其成也剛果者沉厚柔和者高明以至
當大事而不懼治小事而不欺臨財則不苟得
臨難則不苟免隨其所就悉有寔績自近世儒

先急於授受槩以天地混沌之源性命請微之
蘊泄之以語人耳剽目攘者私焉以
貌嚴冷為矜持以步趨舒徐為涵養察其所安
則心之所欲與口之所擇者有若水炭圓方之
不同是故古之學道者修辭以立誠後之學道
者修辭以立偽弊流而末失枝落節至有不可
道者此豈先聖先師所望於學者之意哉吾邑
古號多士名儒碩學有項相望自一二十年來

亦稍歇矣今學之士獨能相與葺舊翻新於瓦
礫殘毀之餘視他郡國已為上瑞苟復能察聖
門之所以得與近世之所以失精剛純篤默成
實踐謹操舍於真妄之端辨舜跖於義利之限
使闔邑之士皆有矜式則士風一振不但學宮
而已超然不敏輒書所見以諗同志者而願學焉

新建寧海縣學

舒岳祥

皇帝旣一南北郡百蠻乃尊孔氏隆儒術闡文

治也京師立太學郡置學教授縣設學教諭凡有籍于學者皆得免徭役士無科舉之累而務問學之實郡歲貢一士庶幾鄉舉里選之意天下之士幸矣台郡士尤幸也比年路縣長佐多值好文敦學之彥加意作成又幸上置肅政廉訪一司分命馬公訓監臨于台首以學校為重既新郡學又欲新五邑學此非台之士尤幸者歟人謂台學固幸矣寧海學尤幸也初寧海學

之在宋東都日與孔子廟各奠一所高述之頌李慶孫之記可考已今學與廟合在縣治之南歲久摧壓縣丞周汝弼嘗修治之有緒矣已丑燎於婺寇之變縣丞孫侯天錫實提學事盜平民定決意興建是歲七月作講堂直舍朔望行禮於其中講說亦不廢畫宮于堵次第修舉矣明年十月判官張侯謙以督海租至明年七月治中王侯英以慮囚至皆憫丞之勞相與勸助

於是孔子殿成塑聖哲坐像位列有序拱以儀
門櫺星翼以兩廡八齋游息有亭后土有祠下
至庖溷莫不新整明年十月廉車行部至入學
奠謁禮成顧瞻齋序周視門廡一物不備公以
為慊諭諸籍儒亟完治之此豈非寧海之學尤
幸者歟嗟夫大矣哉皇帝一念之仁怒流行變
化故海隅遠邑能建立如此於是前教諭沈桂
見教諭朱安宅孫鈞後教諭李洧孫緝續勸率

而成之職事諸生謀樹碑紀績而請岳祥為之
記岳祥不敢辭乃諭于衆曰自古一統天下之
主未有不尊孔氏隆儒術者也漢高帝三尺劍
誅秦滅項干戈甫定過魯祠孔子秦灰既冷之
後孔壁未發之前有此偉特可為萬世法東都
建武有唐貞觀亦一統之時也皆用此道立太
學幸國子監命名儒折衷衆說集成疏義使學
者有所趨嚮豈不躋歟是故自古一統天下之

主必尊孔氏而隆儒術也夫一統之主必若是者何也六經者理義之統理義者人心之統也人心者天下之統也崇經術所以明理義理義明所以正人心人心正則天下之統定矣統者何惟精惟一先執厥中堯舜禹湯文武心相授受之統也孔子心得堯舜之統者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此孔子家傳之統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極者一統之所也是以歷代帝王必得

此心之統而後一天下之統也孔子之徒儒家者流博學審問以求其說慎思明辯以究其歸終於篤行以踐其道不雜於異端不惑於小知有天下國家者用其說則治且安不用則危且亡古之聖賢無六經外之人物善乎儒者之心也其為學一出於孔子其用心亦若孔子而已居無一畝之宮而區區欲為有天下國家者治其天下國家抑何迂也然而安四海之民而

不以為秦建萬載之業而不以為功此帝王所以尊其師而隆其術也皇帝蓋深得統天下之要矣此則天下之士之幸也豈惟一郡一縣之士幸哉嗚呼一雨之雲四海皆均也一葉之春八荒皆仁也以一郡一縣之學之幸可以知天下之學

僊居縣重修儒學記 陶凱

成周立國都辟廡諸侯類宮而黨術庠序興焉

秦漢以降京師建太學因而不革惟州縣學廢置不常自宋至我朝州縣立學始著為令又增泮書院視庠序其扶樹天常基本政化為甚重也仙居縣舊立先聖廟未始有學宋皇祐初陳古靈先生令茲邑即廟立學以教其邑人自是科策得士賢才彙進嗣令徐君栴既廣黌舍丞劉君壘又繕治之而儀觀以備乃者疆場多故兵革荐興學舍日就傾圮士無所肄業令陳君

至謁廟下顧瞻愴然諭于衆曰學校政之本也
今弊陋若是乃弗究弗圖斯害政甚大郡類宮
廢不治郡長貳謂教道不與人紀斲壞曷由勸
厲以遏亂畧輒捐錢粟用佐修理然則下所視
倣其責不在我乎因出已俸倡士民輸財助官
暨主簿何君咸相左右遂命木工度材土工搏
埴石工伐石金工鍛金又命佐史俞禮程工積
事凡傾者飭正之朽腐者革易之缺漏者補葺

之湫溢者克斥之於是奠獻有位講試有所宴
休有室庖湍有次曾數月百廢具舉人咸咨嗟
嘆羨以為上之人政化所被而君有以成其功
焉凱族父庸實領教職爰述事狀徵文以記之
凱惟古學官之制入學尚齒習射上功祀先賢
以教德養國老以教悌出師受成入釋奠以俘
獲告非徒教以詩書禮樂而已固望其德成教
尊官正國治以為化民成俗之本也今士大夫

被介胄執橐鞬日周旋戎伍俎豆罇彝缺而不
講久矣而一二官僚乃知敬教勸學以為治本
顧不備歟夫學校興教化行使民敦孝弟興禮
讓知公廷就賤觴豆受惡衽席坐下而齒德不
遺寡弱不陵而凡奉辭伐叛興兵禦侮以忠信
為甲冑禮義為干櫓則軍政有禮而武功告成
矣然則興宗學校庸詎非當今之本務乎君推
本為政上繼前哲追蹤往古誠不可以無紀也

於是乎書

重修廟學記

黃淮

浙江名藩統郡十有一而天台在浙左為望郡
廟學在治東南百步許經始於宋景定初元規
制宏敞與郡望稱歲久屢弊屢修元至正末回
祿肆霍鞠為丘墟

國朝洪武初知府范明敬即舊址重建復為風
雨震凌修葺鮮克有終正統八年秋八月洪水

自郡山驟下而颶風挾海潮迎合擁逼決城垣
壞廬舍廟學傾圮滋甚守郡者漫不加省貴溪
周君旭鑑時為郡倅出掌黃岩縣事政非已出
前守尋以事去周君適當滿考郡民列狀保留
藩憲上事東南百七拾卷欽命景民陳文賦
聖天子俯從民欲擢任知府事於正統九年八
月到郡越三日謁廟視學顧瞻弊陋慨然興嘆
輒以修復為己任聚材募工咸有其方閭右好

禮慕義者願獻巨木接踵而至於是揆日庀事
躬蒞督勸其施工也先禮殿兩廡戟門先賢祠
次論堂東西齋因其所存而精加葺理朽蠹者
易以堅良圯侈者加以磚甃聖賢像設藻飾崇
嚴汗漫彩繪金碧交輝論堂左右會膳敬德二
堂泮橋內外門凡三重及神厨諸房舍或斥廣
舊或撤去腐敗更新創造又新建齋廬若干楹
為諸生退息居業之所祭器樂器及他所宜有

悉皆完整肇工於是年十一月初九日畢事於
十二月二十五日躬率其屬行舍菜禮罔不懽
悅嘆羨諸搢紳合詞謁請溫郡判府吳君寅為
紹介屬淮記之洪惟

天朝稽古右文政之大者莫先於廟學有司承
流宣化有恭有慢學以之而廢興周君向之署
事黃岩也廟學為之一新茲為陞職郡府三越
月而命工僅五浹旬廟學欵然改觀何其成功
之速哉稽諸往古漢文翁守蜀郡唐袁宏觀察
八閩皆為興學政理士風丕振我

朝

聖聖相承文德誕敷遠邁漢唐天台山水明秀
素藉文物之邦而又得賢守以明達之才汲汲
於祗

承

德意成此盛舉作興斯文方之前列同乎歎自

今伊始巍巍廟庭可以脩祀事展參謁翼翼堂
構可以正師席課講肄食有位次居有庇覆什
器所須各適其用厥功侈矣為師者合思摠誠
効職以圖報稱振肅威儀以嚴楷範菁莪樂育
觀感興起矯拂乎燕僻之私敦篤乎為己之學
教鐸之音溢乎四境弁髦之士咸願負笈來遊
濟濟踴踴各執其業異日大比興賢群才彙進
有光於昔政教所及孰加於此哉老夫屏輿立

園相去十舍許弗克舉酌為賢守賀爰述所聞
勤諸貞珉用告將來必有所繼云

置大成樂并修學記 程邨

聖天子遣使關里加大成至聖文宣王祝號以
示崇極前古所未有越在侯服罔有弗欽於是
浙東連帥塔海公秩正議大夫牧台郡既有事
于廟惟增益是圖稱臆報也延祐五年八月同
知總管府事苦思丁木忽必判官劉遇聿來胥

慶乃因上丁工奏寧神之曲祝告厥成衆請登
載樂召昭示來者教授程卽操觚而進曰事有
經始亦有仍襲郡至元入職方樹侯屏布政教
諸建置繕葺不一書咸遜成美竢今日士逸靡
勞天子有詔胥教誨保養陞于司徒貢者袂屬
規規於斯會繩督以為厲已者是不足與趨事
正議公戒而視成有不畏簡書謂慢令迨茲底
績憚者以懌議者以息初郡守貳倣謨畫宮士

咸用勸敬應樂輸羨其儲為資一萬六千三伯
貫以待土木百役之須公謂是蓄既羨弗庸何
為乃購董氏田畝陸拾柒畝得豐焉又覈視故
牘侵疆久弗歸者東門之隰有滿扶渠為田一
十五畝宜稻黍者畝四十至是復其始廟樂未
具公來而成凡頌鐘磬莞琴瑟祝圉之器業虞
崇牙之設舉以法學經替久弗完稽古者病焉
乃遣上蔡山長貢師文博求之為卷七百六十

凡厥庶務考室為鉅謀及賓佐知事徐茂成慎
圖其長請輟公府餘材相其役擇揀西曹勤敏
者諸似翁語之曰稽田成樂尔周知其故往盡
心董其事則嚴程責成焉公亦時至按視出意
匠指授悉無遺巧乃以六月甲午拓基度土成
申峙其棟梁軒軒昂昂若迎初陽飢稜四起與
雲俱翔雄深脩廣中廓外朗斷度尋尺如魯閔
宮對越駿奔如周清廟陟降庭止道存目擊又

為翼室兩階所藏禮部東序八音之物於其西
懿哉其遂及乎成也古以教為政今以政為教
非其施之尔殊也因其俗為之理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乃為銘詩相其登歌貞哉琬琰勿其或
磨詩曰惟玄聖集厥成秩祀昭厥靈禮殿聿新
奕奕其楹既克新矣教基用宏樂既合矣禮則
洽矣肅肅在廟神胥宇矣有助者士有佐者史
率兹令猶眎昔則優我編我簡我畝我疇教我

育我夏屋居我諸侯僖公克廣德心侯歸侯觀
其馬駸駸好音無斁其始自今敢告後人尚趾
其美惠我佩衿

重修臨海縣學記

陳循

聖朝之制凡郡縣皆有學以教育其俊秀蓋古
帝王之遺法也郡治千里盡千里之俊秀皆教
育於郡學縣治百里盡百里之俊秀皆教育於
縣或謂郡以統縣凡郡學之俊秀皆取於縣以

教育之縣之俊秀既教育於郡學則縣之學若
不必設今郡縣之學偕設而其制不相統屬何
歟蓋三代之隆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
學人人自務所以為學而各悅焉以盡其力此
其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
及也則今郡縣之學之設顧豈可以偏廢也哉
故雖附於郡城之縣亦必有學臨海縣治蓋附
台州府城者也而學在縣治之東南百步學故

有廟正統八年秋大水廟學為之傾圮殆盡既而京山李文序來為縣首以為慮曰為政之先務舍此將安所用其力遂規度其故址以為不足擴充乃相民之密邇其旁者市地以增益之民亦樂從於是垣其四面中為大成殿翼以兩廡前為戟門又前為櫺星門凡廟所當置者無一而不備為明倫堂於大成殿之北翼以正義明道二齋會饌有堂庖福有所於正義之東居

官有宅貯粟有廩列於明道之西而室於廟兩廡之後以為諸生棲息之舍凡學所宜者無一之不周蓋壯偉宏麗過其舊遠矣材出於捐已俸而勸富民以取給工出於儉民力而蠲浮役以為助經始於十年夏六月落成於是年冬十月既成而來學者益衆教者益爭自竭心以求無負於李侯作學之意今年春學之師生走書京師告于兵部主事王忠廷贊來求為記廷贊

予主考正統元年禮部會試所取進士且游是學而起家者宜其求記之篤而予不能辭也天下之事莫不各有所本故有子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學校固為化民成俗之本而非先聖先師則學校之所以教所以學又將何所本哉此縣所以不可無學而學所以不可無廟宜乎李侯拳拳以修廟為先務也使凡四方之為學者皆能急先務如李侯而民不化俗不成者未之有也故予樂為書之冀有以勸其他

赤城後集卷之一終

赤城後集卷之二

赤城後集卷之二

赤城後集卷之二

赤城後集卷之二

赤城後集卷之二

赤城後集卷之二

赤城後集卷之二

赤城後集卷之二

赤城後集卷之二

黃巖縣重修廟學記 黃淮

洪惟

天朝武功耆定海宇寧謐誕興文學丕隆治功
制誥中外建學立師以育賢才學立孔子廟以
脩祀事俾知所本

聖聖相承飭勵有嚴于今六十年矣廟學歷歲
既久物不能終壯匪賴良有司時加葺理不幾

於廢墜矣乎淮當承之禁垣具知崇儒重學之
事頃因養疾居家

國監制同門友徐君德新遣從子濟之生員李
克昌張文致書言曰黃巖學在縣南百步廢興
靡常洪武以來風憲縣令遵承文學不墮
明詔屢加脩建然而地濱大海每為颶風摧毀
宣德三年教諭楊資率儒流草創未遂完美今
判府署縣事江右周君旭鑑始由通政司幕僚

來宰茲邑蒞逾年政舉民安乃以廟學隘弗
稱規度重建而舊址四旁久為民居侵按圖志
悉復其故於是鳩工庀材次第營構教諭孫友
恭訓導晏寧胡球暨生員池謙葛希濟董其事
中建禮殿翼以兩廡安神有位配侑在列後建
講堂膳堂周以齋舍闢重門以固扁額崇垣墻以
謹內外端術道以正步趨堅茨甍甍瓦黝聖髹
彤舉稱其度庖福庫廩什物之器靡不畢舉經

始於甲寅二月訖工於正統丙辰十月躬率儒
師含菜告成邑人聚觀罔不悅懌咸請工勒石
紀實以垂示將來德新舊為邑諸生倦仕而歸
觀茲盛美豈容隱默用輿情敢求文於執事淮
竊聞之聖人立教德禮為本政刑為末施之有
倫斯為善治旭鑑居職未久即以學校為已任
向非知本其能然乎是即所謂良有司者也雖
然旭鑑之侈於是役也豈直為觀美之具而已

蓋欲作興斯文激昂士氣俾知所勉以盡夫宰
邑之職云耳諸生夙興晨謁廟庭仰瞻聖容之
崇嚴周視群賢之肅穆得不竦然起敬思所以
自立進則就列於講肄之堂退復居業於燕處
之室分陰寸晷不遑少懈遜志敏學以廣見聞
砥節勵行以就德器期為他日進用之資上副
朝廷育才之盛典下答賢判府作興之嘉惠而
大要一以誠為本反身不誠徒事虛文以欺世

駭俗抑末矣記曰師嚴然後道尊然後民知敬
又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蓋師者生徒範模反而
求之可不知所務哉淮密邇隣壤稔知黃岩為
文物淵藪曩時八行立齋訥齋壽雲玉峯泉溪
諸先生才猷著于當時光華垂於竹帛祠而祀
孰曰不宜比觀登科錄是邑賢後多在高第進
進不已前脩可跂信所聞不誣矣致勉之言諄
復不已者尚有望於後之人焉旭鑑為多美政

欽承

璽書嘉勞超擢而館閣多名公復有贊頌之什
毋容贅辭

重建總管府記

石抹繼祖

自封建廢而為郡縣秩以序遷士大夫視去其
官若去傳舍期會促迫取辦目前有能一日必
葺為民遠慮者蓋絕無而僅有者也迺南北混
一之歲郡治燬于兵總管李公宥度時之宜立

屋數十間以聽民訟更九政三十有六年莫之
改作既而菌蘚于柱蝻屯于梁上雨旁風補苴
殆不容手而卒無敢議者大德甲辰經歷黃克
明創意撤而新之財雖聚而復不就尋代去議
遂革至大戊申達魯花赤也都居帖木兒公至
既署事見頽垣斷礎而問故吏以實公惻然曰
不及吾身而完之吾民重困矣於是散財募工
乘水搬木輦土築基群材大集先立左右廡各

七間按贖始免淋漓矣迺西為推官廳東為經
歷司前設儀門又前為臺門以限內外末為正
廳始於三年庚戌正月二十日畢於臘月十五
日凡四百楹工以匠計一萬二千以夫計一萬
五千用米二百五十石楮券二萬五千緡鐵石
磚瓦丹漆之屬皆在焉公首捐已俸為僚吏勸
力取於庶人之在官者不給則以隸司寇之籍
者補之而四民晏如也又有營繕餘貲造黃堂

燕嬉之具數十百件金支畫戟庭燎煥然凡若
此者不書也抑公嘗言民之難與慮始尚矣先
之勞之在我而已親執杖引周旋匠石間片瓦
隻椽皆出公指畫老斲有所未解者則圖以視
之咿嘍訓喻與斤斧之丁丁者異韻同聲祁寒
隆暑不輟也有司告成郡父老請記於余嗟夫
古人所謂相其陰陽作之宮室夫豈徒勤民哉
所以聳具瞻而清策慮也惟公不以去留久速

易其操期與吾民一勞永逸天又使公久於其
政故既善作之又善成之是豈偶然也哉復始
古之觀變苟且之風不但考室一事吾於公此
舉重有感焉雖然以公之才克公之志吾懼台
民之不能久私公之蔭也明主建極于上治具
日新公歸坐廟廊開明堂起靈臺辟雍以大庇
蒼生殆不遠矣公西涼人以兵部侍郎來治于
台今五年

重修總管府碑

周潤祖

皇朝襲古制地方千里置郡郡有守秩視古侯伯其治所謂為總管府所以布宣天子明命統州邑群有司以聽徵令蓋禮樂政教之所在其府宇宜曷碑尊羊式照侯度以示民有嚴非獨去滯恚亂危理達而事成也台郡治重修於達魯花赤也都居帖木兒公歲月易遷風雨時至復拔夷不可支至正改元總管禿堅河中順公

視郡視事首諭諸監郡達魯花赤哈刺不花公曰自吾居之弗理也何以理乎外監郡學道愛人素號稱長者因曰必良于圖無寧以為民病同知佛留公治中賈公讓推官楊公惟忠並以典刑碩德為政尚體要經歷張公惟良知事靳公公直照磨胡公必發皆衣冠偉望能以清慎主畫諸上下交贊以為當務總管中順公廼庭選郡士謹厚有幹材者六人俾職繕修授以指

畫給以公帑且慰諭曰既以役逮下無以公事
廢若生業徐為之弗亟也吾不以嚴期程若也
六人者樂以功自効朝夕從事若裕其父蠶材
需其良工遴其巧向之傾陟離剝者撤而新之
漫漶黝黑者丹雘之自堂徂門以及兩廡吏舍
凡百十楹井井完好視昔加壯經始於春之二
月至冬十一月分考其成曰後之民將不利於
土木矣余謂考績之法廢士者視官守若傳舍

視其民若舍下兒盍邈如也遑恤其後哉公視
天地民物為同體故凡持節三臺分茅兩社所
至輒有終譽治台之初為民鋤奸薙暴酌利害
而興革之嚴吏選以杜倖門疏盜筴以舒民力
綱張目舉烝烝焉鄉化未期月也會行丞相府
檄公轉粟龍灣民皇皇者累月將歸父老以香
花綵旗候公於會稽境上復署安民父母神事
之以為公壽丞相知公治効素有聲復遣使者

以督辦貢篚禮起公民懼公之復去也爭卧轍
遮塞道路車不得進留不獲即泣訴于使者曰
願多謝相君無久奪我慈父是歲六月不雨公
歸不就燕寢即走崇百神出己橐給崇費燎烟
始升正晝輒晦風雲雷雨若取諸方寸民大怖
舞謂昔也望公之歸猶望雨也公歸而雨天其
善應乎嘻至矣余嘗觀詩至魯闕宮所以頌魯
侯能啓脩其宇也首曰是饗是宜而帝假莫不

率從而民頌末章始及松柏之尋尺者先其德
後其事也德本也事末也烏有本立而末不舉
者今余於是記也所以謹歲月昭成功迺特書
公之繫民心動天地魯頌之義也蓋將使夫後
之嗣公者脩其本不徒事其末也辭曰維皇建
極配天秉圖利用建侯神道迺鋪五侯利用白
茅青社有監有式協恭亮采百務以叙式章遠
猷睠兹公府亦罔不脩黃堂中峙兩廡翼張重

門靜闔室陰洞陽上捫六符下蹴九霞五雲杰
宇萬壑結阿以宣皇風以謹侯度牖蒙攝龐澄
源出殆侯燕于寢仁漸義摩囿我安宅侯躋于
堂有儀有章旨酒兕觥報以壽康松栢馮德音
弗渝丹楹刻楠否德迺譏莫厚匪德莫堅匪石
勒作負符以永侯則

重修臨海縣學記

楊守陳

日有持憲節過吾廬者談及台郡守令輒稱臨

褚侯祚之賢余固識之矣臨海二庠生陳煥徐
統齋予所識國子監丞陳君旅之書與其教諭
汪君恕之狀偕至書請余記褚侯脩學而狀述
其詳曰學距縣治東南百步所沿革廢興之故
縣志具之近歲寢將弊矣而莫能葺褚侯以名
進士來亟欲葺之白于郡守劉公忠募富民以
貲助義士潘琳輩樂輸焉乃自成化十二年冬
首葺聖殿賢廡爰及講堂論齋食廬米廩盡完

復鑿泮池于南而駕石梁于其上創重屋十楹于堂左右以待諸生游息外作崇門四周以垣踰期而工畢侯廉介有惠政若脩閘築堰造浮梁民皆不擾而是役也乃為政之本也固宜書余於是益知褚侯之賢而陳君余雅賢之覽狀之辭汪君益亦賢也余其可拒嗟乎教學固政之本也然凡事皆有本末何獨政耶古有小學大學在今猶然但小學則句讀點畫屬對詩簡

大學則舉業古文皆末耳古小學則洒掃應對六藝皆末而愛敬隆師為其本大學則齊治平皆末而格致誠正脩為其本統而言則學之本在道德而功業文藝無非末耳大學論格致之方近道必先於知本魯論記聖賢之言學習即繼以務本凡本不難於知而難於務今孔孟程朱之書家藏人諷皆知學之本矣然山林之士營生庠校之士慕祿率習於末而鮮務其本故

俗漓政弊世不復古吾黨為貧與行道不得不假途於舉業一舉則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可不先立其本乎舉之得失有命其業不必傳且精自可為道德之學既學道德則餘力亦足為舉業二者可竝行而不相害也今舉業者蚤夜誦味經傳以明其理於心亦近於格致之學矣惟不專此以求精而有志於道德益格彌致灼知善而愛之惡而憎之則必謹獨禁欺而於善也

一若美食奇貨實愛之而決取之於惡也一若糞穢鴆毒實憎之而決舍之自表裏幽顯巨細久暫始卒無不然而皆非有所為而然亦不待強而然一以快於己而然則意可謂誠矣意誠則可正心脩身而由賢入聖否則卒墮於小人耳故大學雖格物至先而惟誠意至要格物譬若辨淵陸知國野覩庭階而已誠意則脫淵登陸而道途可趨也遠野入國而朝市可造也離

堦陟階而堂室可登也何要如之故誠意則心
可正而忿懼樂憂不動矣心正則身可脩而愛
惡敬教矜不辟矣心正身脩則文皆至言舉必
高第措之國家天下有不齊治平者哉昔韓譏
異謂其欲治心而外天下國家怪也今吾黨欲
治天下國家而外身心可乎然則專舉業而不
務道德者惑矣舉業不過取倫魁於一時然亦
難必道德崇則為聖賢於百世良可必者夫政
之本褚侯既知而務之學之本士既知之矣而
可不務哉余敢以勸

黃巖縣譙樓記

杜範

黃巖為浙東壯邑其治當舟車之會占江山之
勝有民物之庶方岑崇崇以鎮于東松岩崑崑
以峙于西澄江汨汨以經于北而山于江之北
者浮嵐聳秀十里一碧蔚為奇觀其南為委羽
之山委蛇蜿蜒介乎群峰隱然有卑不可踰之

勢如虎之踞如鳳之集其融結巧特實為衆山之宗為黃岩之望古人審面勢以畫井邑豈苟云乎哉由其外而觀之若偉然衣冠儼立兩旁而擁所事也由其內而觀之若燕豆肆列設寶篆而在其前也縣樓與山直草木可數光氣相接自市居競侈棟宇爭麗萬瓦突兀以障其前而班詔之亭又障之且楹桶嘉隳垣甃圮闕而扁額亦曠落不存令往往苟歲月賦輸而不

聞黎君領斯邑入其治見其閉閤而心陋之既而登樓以望方岑松岩翼于左右江北諸巘嶂蟻獻狀獨委羽仙宅乃睽隔而不得一睹也心益陋之欲易之未暇一年訪民疾苦心惻手摩未恣於役二年浚河疏閘民以不病役而忘勞三年爰議經度命梓人圖畫其制高下以稱卑者崇之壞者新之闕者苴之圯者築之仍班詔之舊易為踈櫺以環之其矮屋之在左右者撤

之求名筆篆額以揭之其址三丈有二視舊加
三之一其樓三丈有尋視舊加六之一為工之
數二千有奇為費之數錢以萬計者五十餘米
以斛計者百皆取諸銖積粒儲而用之毫髮無
資於民屬鄉之士葛元善阮應龍董其役鬻材
鳩工無抑取無靳予故其具也備而民不知其
成也速而民滋悅經始於淳祐二年冬十二月
竣事於三年春三月樓成上入青冥按群宇而

下之如翳斯豁如壅斯達憑高敞以納空明之
秀據空曠而挹仙子之風於是古人審面勢而
畫井邑者一覽而盡得之矣黎君走書來言曰
是役幸邑人之不我非也夫子居是邑將不非
邑人之不非我也其為我誌之余居北山之趾
去委羽十里而遙拳石擁翠樸樸可即而比屋
之間短簷之下曾不得蹇箔推牖而飫茹之使
之偃蹇而莫吾就也顧邑治之所拱嚮亦委之

示城後集卷三
形格勢禁而不相顧也耶且是役也俟農隙而始興時也先成名而後舉順也約已以足用節也征歛不下及惠也一役而四美具焉是亦可以書矣且黎君當旱澇於頻年困賦輸之交迫裁擗有度帑廩不耗其蓄之餘唯公是圖而益修古人必葺之規以嚴官府以新民瞻以開風氣以振華采是又可不大書之以詒後之人耶余將東居尚能登高以賦與邑人歌頌賢尹之

德之政君固已結綬登畿矣或有欲調茲邑者幸為言雖巖也非難也其毋憚君名自昭字某西川人

新建太平縣治記

章綸

天下之有縣治治之始也起於五家之隣五隣之里而有里胥四里之鄰五鄰之鄙之縣而有大夫其職掌邦國稍甸郊里之域辨夫家人民田米之數總六畜車輦之稽凡道揚風化撫字

黎氓勸課農桑興舉學校躬親訟獄止息盜賊
以至戶口賦役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以其有
知而明能斷曲直為衆所服告之以直而不改
於是有刑以痛之此所以掌君長之政令刑禁
推子民之心為治之始也三年則考群吏而昭
廢置焉由縣而州郡而岳牧而天下莫不權輿
於此而推是心焉其或地大而民衆治有所不
及於是又分而為二而大夫亦有二焉亦所以

柔遠能邇篤近舉遠推是心而公治也自古及
今隨處有之台之東南屬邑本漢之永寧至唐
更名黃岩元陞為州而國朝仍以為縣所生之
人多聰明好讀書知禮義科第仕宦繩繩接踵
恒甲於他邑而質未淳心未化者亦有之距邑
八九十里連樂清民居依山傍海呼召卒不能
至征徭賦役往往後時里胥土豪多玩法橫歛
免役者無實惠貸租者負虛名苟至財竭則相

率逃避矧其俗尚氣凡於戶婚田宅等事假物
以為用者少有不得罕能相讓勢不容已必相
凌暴雖有賢守長方伯連帥不能禁焉蓋令或
缺人仁政未舉而至於此非治所弗及也知府
阮侯勤不得已具奏添置縣治
詔有司議可否左叅政何宜僉事李昂會知府
阮侯同詢民情僉曰遐陬僻壤民遠官府若得
縣治之近則奉法無違乃謀及士庶至於卜筮

以泉溪太平鄉為最土地肥美居民庶繁閭閻
市井無異縣治多有讀書好禮之家衣冠簪紱
代不乏人至今顯宦尤盛於昔於是望廣原而
觀高立相陰陽而觀流泉辨方正位經野畫界
起三十都止五十都為一縣治名曰太平

聞奏行選部銓注官吏禮部鑄降印信特簡除
原任彭澤令常完為是邑宰縣丞齊禮主簿史
馴典史王琮儒學教官裴弼張奎等以次授職

而阮侯示以民情利害得失與同知杜儼通判孔彥綸時來提督躬恤民隱以所儲蓄羨餘官銀千餘鎰付有司鳩工庀材營造公廨或有缺則繼續之而常宰之任以來存心愛民夙夜經理必不得已而或勞之肇於成化庚寅夏六月甲戌至辛卯春正月乙亥落成凡縣廳儀門官衙吏舍倉庫犴獄暨分司公館計一百七十餘楹各繚以石垣儒學文廟既成而分黃岩儒學

廩增生員四十名城隍廟風雲雷雨山川社稷鬼神壇墀亦無不完縣治前為十字街東距縣五百步建鎮東樓以壯縣治又東一里造泉溪橋以便往來南距縣三百步建阜民橋以利徒涉橋之外地舊為溪水所墊乃募民築隄建屋數十家革舊巷闢廣街即成市肆矣進士舉人牌坊俟時修建以激後進於讀書者願入其學為商者願入其肆富不漁貧而徭自均強不凌

弱而人自化負逋者貧其償迹移者復其家邑
可治仁可施而民漸安矣既侯常宰僉謂縣治
既成不可不立石以記其事乃遣儒學生員陳
彬李洪謨林世用造門徵記余惟
天子有天下也体天地父母萬物之心以九州
十二牧而付之方伯連帥方伯連帥体是心以
千里郡治而付之諸侯諸侯又体是心以百里
縣治而付之縣大夫莫不有子民之責而為民

父母但有小大之差耳一縣大夫善有諸已仁
以子民使各安生則一縣得人而治矣天下縣
大夫舉得其人而盡子民之道則天下諸侯可
以無憂矣天下諸侯暨方伯連帥又各得入而
盡子民之道則四海寧謐兆民安生
朝廷可以無憂矣縣實治之始也可輕視乎哉
太平縣治既成而立石為記乃係之銘曰台之
永寧實為大縣其地廣闊治或弗徧雖有好文

亦有尚武挺劍疾視莫之能禦有司奏其長文
聞議分縣二建官立名太平縣治縣治既成慎
選宰屬守宰而下清慎自玉重在安民体仁之
心愛民如子古道視今寬猛相濟期成政績善
為風化有耻且格矧此美俗詩禮之鄉衣冠簪
紱濟濟踴踴惟此縣治為治之始自郡及岳天
下比比使各得人天下平均天子萬年永視同
仁無是亦不夫之民其一編大夫善亦當也

秦少游

秦少游

君之為江都誠心為主耻言鈎距惠文之
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誑誤若
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鯁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
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
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人
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恐
欺始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

老問以疾甚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為罷行之始
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
頃是歲大穰畝收實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
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
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潮之患疏澤水而注諸江
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築
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
爽塏之地為屋數百楹以其贏材新驛堠亭館

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藥劑以給疾病之民
所瘡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群祠雨暘輒
應如響世益為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
不日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
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
伐其所憇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於斯
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
都之北境蓋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

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
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即召埭之東法華佛寺
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
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
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蒞官行已所可書者甚有
書在江都者以為生祠記云

赤城後集卷之二終

赤城後集卷之三

上分縣封事

林克賢

臣聞善為治者不恣勞民以紛更也先王制治
民之法明其尊卑上下之分籍其老弱壯少之
數以隸于侯王書善罰惡飲射讀法莫不各有
其道故民不勞而治逮至秦漢變封建為郡邑
廢侯衛為守宰唐宋因而行之國用資於是軍
旅出於是賦稅徭役均於是故凡天下所在郡

邑廢興成敗皆係乎人惟聖人在上任賢使能
興利除害守成法而不變我

國家法古為治網維天下宰制六合若臂動指
隨絲牽繩聯誠萬世之典故夫創制立則畫野
分州鈐轄控據自有深意後人非出於不得已
不敢以偏見而分裂之也且如台州一郡屬邑
有五地濱山海其天台仙居二縣四面多山而
臨海黃岩寧海三縣西北依山東南導海乃於

海邊一帶設松門等衛隘頑等所以保障居民
肅清海道其間分畫地界犬牙相制故臨海東
南宜於黃岩者割之使隸黃岩而臨海不得以
取便樂清東南密邇黃岩者分之使隸樂清而
黃岩不得以自專以見彼此交轄有無相資立
法之意至為精密而桑麻漁鹽之利生生無窮
其民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至視其賞
罰勸懲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待刑賞而

帖然從風故當時有閭閻興禮讓囹圄長榛蕪
之謠昭然載籍可考見也苟賞罰不公是非不
明君子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小人則忿怨譁
張譁然而爭於下亦理勢之必然也故不知者
以為難治惟黃岩在元元貞間以戶口滋多為
黃岩州後為徭役所困人民消耗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洪武二年始復為縣彼
時尚有八伯餘圖使斯民按籍當差上下相安

沐浴膏澤百年于茲宣德正統間版圖戶口較
之以前雖稍減耗而長吏撫字有方民尚安堵
如故自景泰以來戶口日益消耗版籍屢至裁
減徭役賦稅益自若也况又乘之以貪官懦吏
不恤其疾苦不察其是非惟掊剋剝削是務民
故相爭而興訟也豈得已哉况連年旱澇相仍
斗米百錢小民至有日中昃而不得一食者臣
生長是邦目擊耳聞日夜隱痛於心欲拯之而

無方側聞台州府知府阮勤奏欲以黃岩分為
二縣為弭訟之計下布按二司勘欲從之臣恐
抱薪救火舍証求藥民愈病而困苦矣以困苦
之邑而分為二如人之殘其肢體豈復為人乎
如家之破其財產豈復為家乎臣愚無知竊謂
黃岩之不可分者有五版籍止有一伯四十二
畝每畝入戶皆不滿十較之南直隸江西等處
大縣或七八伯畝或四五伯畝者相去倍蓰也
秋糧夏稅并戶口鹽糧通共六萬二千三百有
零比之蘇松等府常熟等縣或數百萬或數十
萬者相去什百也中間兼有產去稅存者有司
一槩追徵及為豪右吞併却又不為辯理民不
聊生輒相逃竄臣每見十年一度造冊之時戶
口有減無增而軍需庶務日見催督經年累月
不得完足者小民窮迫故也以窮迫之人民應
一縣之庶務猶為不給若使之應當二縣徭役

其為叢脞何可勝患此黃岩不可分者一也且西鄉一帶接永嘉南鄉一帶抵松門衛自山至海約有二伯餘里溪壑浦溆半之計其民居耕鑿去處方園不滿百里其西鄉之民朴而野其利在桑麻南鄉之民秀而文其利在田漁故上之人必使襍處州會相觀為善相資為養朴野不及者欲其變而文靡麗好侈者欲其變而儉遠近結為婚姻彼此貿遷有無民甚便之今一旦

將西鄉之民隸黃岩而以南鄉另立一縣殊失教養之意此黃岩不可分者二也方今海宇久寧人民畏威而懷德耕食鑿飲在在有之但近年以來為民牧者罔知大体不恤民隱務於集事者以措剋為意急於便利者以貪墨為心故民怨於下輒刑驅而勢迫之至其不服乃歸罪於地方孰不知天下至大也故能推恩足以及保四海閔庭至近也使人不以道不能

行於妻子使無良吏以宰之雖分十州縣不可
以治豈係地方之廣狹哉此黃岩之不可分者
三也且地方不滿百里為面不過一伯四十為
都止有六十以上若割而分之其戶口得二分
之一在官之人如生員吏胥之徒蠲去徭役者
又多其餘責以應役者農不暇於耒耜商不暇
於舟車田園就荒衣食艱窘愈甚矣中間有等
愚民溺於目前近利不為經久大計為生員者

利於歲貢之便為里胥者利於道途之近又有
市井無賴之輩利於書法寫狀以營生故展轉
動搖群議萬一得遂蠹政何如此黃岩不可分
者四也原隍沃野東西相距農桑之利可給衣
食非如青田等縣僻在山壑民皆岩居而澗處
地瘠民貧或缺衣食則相聚為盜採取銀礦景
泰間以民頑地曠將青田麗水另設幾縣以鎮
服之蓋亦不得已也今大家世族安土樂業而

小民苦於蕩析離居况分縣大事土木之興工
役之費皆出於民非天降而地湧也連年追徵
錢糧分豁庶務統得甦息兼茲饑饉之秋加以
紛更之事愛念斯民者寧忍為此乎復恐此縣
一分則江南諸縣有甚大於此者其喜事好名
之人皆欲援例以更張之其為害又博矣此黃
岩不可分者五也臣觀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戶口耗少而

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今司吏州牧各實所部二
府於是條奏併省四伯餘縣天下至治又觀西
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
七伯餘置二十縣至宋慶曆間戶口耗少而置
縣如舊若偃師等縣堪役者不過伯家而所供
役之人不下二伯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
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為窮困范仲淹請依後漢
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其在邑

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
十人其鄉村耆保亦令併合減役十餘戶但少
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今黃岩戶口漸耗徭
役愈繁有司乃欲分縣以勞民全與仲淹意不
合也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
何必改作孔子稱其言之中理夫改作長府一
事之微當時以為勞民傷財今無故而欲分立
一縣勞擾匪輕此事一聞不惟臣心憂惶凡黃

岩之民有事於京師者莫不駭愕驚心者之所
失臣不敢坐視謹披肝瀝膽懇切陳言伏望
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利害較然乞
勅該部罷其紛更以紓民力則臣與子孫臣庶
羽毛動植咸沐
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倦倦為此具本親實謹
具奏

聞

增建永盈倉記

章嘉

台郡永盈倉在府治東北二里舊名都米倉儲一州四邑民田所輸之粟先是官於此者因陋就簡莫能為興利除害之圖至治三年九月總管趙侯瑞卿視倉規制文乖宜者悉欲更革以便民會年饑弗果泰定乙丑雨暘時若其占為有年公曰倉者軍儲民食之所關我不敢後迺指授臨海縣宣差福住忠顯大加沿革其臺門

西出陰陽家以為當白虎之脅不祥迺因其地命撤去而增剏石門一間於其址其舊倉弊者悉新之且徙門南出築達道於贍學連塘之澗以入焉於是天井四圍沙石凹凸未加甃甃糧至不可委積勢傾就比隣之衾裯囊橐堆塌遂為平甃版石廣袤三百餘丈使狼戾堆積如坻如京焉先是官吏督收因以不能遠及寇攘剽攫所不能免迺中天井為亭四出以便環顧而

鼠竊狗盜無所容跡焉先是廩既盈必於鄉
都徵稿桔覆其上以通蒸溽之氣事雖瑣屑無
擾公則使負米者人輸一束而足他如簞席之
需取辦斗脚使民自出米外無絲毫之擾焉閭
層版於殿門而牆內常堅其扃鑄設軍防於門
左而墻外以施其邏禁一椽寸甍皆公心上經
綸靡不由盡其制木石之直蓋取諸海塘水之
羸人夫之役蓋取諸警迹鹽囚之徒官不知費

民不告勞自春徂夏纔兩越月而以儻功告規
撫井井氣象軒闊人咸服公才智豈知其服勤
京畿廩歲之職故非斗筭之見所能彘測也嗟
乎夫湏襪禎之人終歲勤動以聚此糧白粲之
糧鋤禾之汗也紅腐之粟醫瘡之肉也苟不為
去蛇虎之苛防碩鼠之壯則間閭之下居無積
倉天不雨鬼不輸是倉烏能以取盈也侯憂民
之憂而為豐儲之計若是其詳且盡可不為良

二千石乎是宜書侯名鳳儀字瑞卿號怡齋古
汴人也

黃巖縣社倉記

車若水

黃岩邑治在提封之偏東江之東北山之北不
半舍壤於臨海其西磽礧坑谷惟南為稻鄉而
多僑田州艘鄰舶旦暮移去又漏而馳之海以
故率苦貴糴邑聚千戶而大姓甚稀其田且少
附郭囊粟至已自金玉之而貴糴尤甚邑既貴

於是以其貴標表於諸村不仁者吠聲而起遂
不可復落而四封皆病矣淳祐八年南明王公
華甫來令學問之政有倫有經明義利以正士
習簡淑慝以清民風明年上下具孚遂約義役
率田餘萬畝閭里興和又明年首勸社倉于邑
善人義士以序來輸不裒而成公以清苦之羸
助之以廢寺之殘田補之總為穀七千石而盈
家舊平糴者弗入願平糴於家者亦聽弗入登

其信券又為穀千石而近建倉于東禪僧寺之
旁冰雪之候青黃之交歲開四十二畝其價視
秋成循環運糶糶貴抑價出之其家糶者皆準
蓋以社倉兼常平周星以來荐經歲歉而不知
饑民歡其恩有社而稷之之意景定二年令四
明史侯育之深感其事以俸餘增助千石續新
倉且言未有記王公者可謂闕事而徵文於予
予惟王公之迹碑在人口人有子子有孫孫復

有子何必金石然自社倉建立之後惟洪公穰
續入廢寺自餘能勿撓而已矣而或者方窺覷
於其間賴諸人以死爭得以不壞而吾於史侯
增助則重有感也儲粟當社以備凶年蓋古者
委積之遺意古者之委積上之人之粟也後世
使民出粟而民自得以其粟濟民猶利之也以
當社之粟贍當社之人如寄如取何暇議古既
而移之縣又移之州今之義倉米是也而當社

不敢望矣幸而遇賢長史惻然以民命為重復以義勉於鄉閭又幸而獲成是民間出粟在官之餘而復私置于此正宜補助豈可又撓之哉朱子之建真公之潭有司之粟也職以鄉士有司不敢與焉况以民間之積而為不肖之窺覷乎王公興社倉而未能必社倉之不壞而不壞則自史侯始自一增助之後後之賢者必更增助之不能助者必亦瑟縮愧畏平平而無恙也

楊墨之功不在禹下之說長矣并記其事使來者觀焉王公以宗正簿為史君云

天台縣平價倉記 車若水

自井田委積之法不續民生無聊甚勤經理常平社倉最為良法厥後常平病和糴社倉名加賦又後取社倉入郡廩而為常平朱文公在崇安再為社倉當社始得食朝廷頒其法於四方至于今有賴然而四民仰食食易償難貧者無

市城後集卷三十一
措頑者相挺臨以有司又失當時本意而無補
虧落真難為謀也天台台之山邑邑治去江百
里米舶無至而為閩温入京孔道往來屝屨增
饗其間市井貴糴扇及村落數日辛勤之傭不
易一飽太傅平章魏國公每遠餉以賑其乏歲
歲難常遂思千斛在市之義立平價倉先捐府
廩三千石奏佃龍翔道官之租撥沒官之租通
八千石委鄉寓真州司戶趙君時瀹鄉貢進士

子振經其事倉五十楹凡非收穫之時皆平糶
之日捐市價之半旬日而周及周而繼上免迫
逋下無窘償田存則食常存市平則村落不能
自湧邑民拜賜甚盛肇於景定之庚申十年而
大成又將增衍二君因民之請介友人楊君儀
鳳曹君淇俾若水書其事蚍蜉負山分量有截
苦謝六七不聽曹君曰公之隆功大德自有朝
廷之信史平價民間之事固章節之所得書也

噫古人事君思天下之飢溺後世魏官穹爵適
為鄉黨之病思天下者必思鄉黨無鄉鄙者豈
望其有天下之思哉公之思深矣因一方之得
所而欲天下之皆得其所公之思也人人而思
不能人人而濟則聚衆賢於朝精選牧侯於郡
國公之所以思也此思之綱也豐歉不常州路
代有通其懋遷禁防遏用仍即此倉成規勉天
下公卿貴人之賢相勸為善所在有儲目亦舉

矣其間有欲糴而不能者輒附記焉天之生物
也無不愛之彼鰥寡孤獨疲癯殘疾之徒蓋造
化之不足天地之憾而有望於人者也聖賢為
天地立心故發政施仁必先於此其法殆不可
見後人微有考於井田之間未八口而受一夫
者則以斯人附而食焉遺秉滯穗亦其有也後
世斯人無依怨愁凝痞是以和祥不致而天人
隔今夫梵宮琳宇乃取無恙之人而筑之飽食

煖衣奢盈驕貴而困窮無告者不敢望其犬豕
之餘朱丹金碧暴殄委棄可恨可惜今欲為先
儒之議必難矣畧倣三代附食之法量觀寺之
豐約多寡而以其時考其飢寒彼固以慈悲為
法必將安而無忤不動声色而斯人之廩滿天
下以來糴廩平民以不糴廩无告之民生入之
事備天地之心安矣比聞祠曹放牒甚嚴可謂
強本正斯人之有食也

台州新蠲五邑坊場河渡錢記

車若水

唐末五代無義之征如米麩柴薪芒鞋畊具嫁
篋之類本朝皆除之而猶有未盡何歟坊酒坊
場稅場也酒坊蓋唐人所謂山澤權酤者國初
權於近城二十里之內其外許民承額專沽不
承者不得釀稅場則承稅邏小商如酒坊之例
焉河渡官初出舡既而人自為船而官雇之不
知何為不雇而反征渡即台州舊為酒坊六十

有六稅場十有九河渡十有五總為賦三萬後
為一萬五千又後為一萬然而有名無實害在
村落而利及於有司有司無所獲上徵不貲遇
太守怒即一旦束涇窘承額承額者摘所不快
繫於官纍纍鞭撻不知何以獲罪河渡共一窠
名相牽而起有時絕港矣景定四年七月郡史
君國史著作星渚先生趙公奏于朝有旨免為
三千於是郡中自以帑錢代發廢其征士民歡
然以為如天之恩來求予記予謂茲史君之細
也衆弗應予曉之曰史君以正學高節為儒林
所嚮講道於西山精舍朝廷雖強起之未久還
山世想其風采前守王公既正風俗之偏於是
集五縣之賢而有行者舉鄉飲之禮以起古道
建上蔡書院會萃英彥求古人所以用心之學
請于上願得今樞密大參平舟先生諸楊公與
今史君為之師揚公主其綱于朝史君謙遜未

决天子乃命為之守既至無他號令大書陳古
靈諭俗散布於市廛山谷之間又作勸學歌辭
其辭曰子有不順親無不可百姓有感泣者既
而講大學于郡庠講中庸于書院抽神吐秘千
古昭然使為農工商者進而為士之識為士者
進而為希賢希聖之識此於人心最為有造吾
之所謂如天者也聽訟决獄物各付物不以一
毫已意參於其間譁訐成朋魚貫遠徙田里安

枕夜不閉門使父於其道固將興仁興遜和祥
千里而暇書其細耶又况利民之績磊磊者何
限如補王公五縣之規建黃岩當社之倉六十
有六謀民饗春免民徭役動捐七八萬代輸小
戶布縷粟米之征數百萬其視三千之蠲殆其
一塵耳衆無以應傍有負薪者愀然曰君之一
塵我之如天也試舉酒坊一事某村某姓者其
坊主也承官額不知幾錢吾兒長欲娶婦女貧

依人吾父兄骸骨久龕欲舉吾屋柱傾欲治必
輸坊錢坊錢未備如畏犯法不然坊主來詰汝
能無酒而成乎沽誰酒為之乎釜甑籬戶隳突
囂然未幾官符及之而養生送死有不獲者矣
麥之穫爰之秋歲之夜則家致瓶水而取百金
他徵何筭官之虐有時鄉之害無時咳唾之間
簷壁環矣承稅亦猶是也噫古之時所以教化
易行者民俗安故也先王子惠莫先於困窮後
世縱民苦之作為舟楫以濟不通有不備不吝
其乘輿而且征其力尚欲人心之不肖耶史君
之政本末一原遠大切近隨人所見其日用不
知者非笑貌所及而目前困窮之蘇利涉之樂
正與所謂磊磊者同一絜矩而尤切焉誠不可
謂之細也昔程叔子放魚於津有喜而為之記
夫放魚何足為程子道而道之真体實用流行
充溢而不可誣者莫驗於此而况於人乎既伸

士民之願因備其語庶幾他邦之君子聞之史君諱景緯字德父去歲七月至人方倚為明師慈父甫期月除考功即以十月入朝景定癸亥九月望日記

赤城後集卷之三終

赤城後集卷之四盡言

天台縣太平鄉義社記

天台縣太平鄉張君士雅率鄉之同志鳩田聚穀初置義社以備急徵隄壑遇叫囂倡輯睦條簡而慮周辭正而情洽其說曰此子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意也合成求記於余惟先王和民善俗之政雖節目至鉅然其先無不於鄉者是故鄉遂比閭以安其業鄉師

稽器以共其事鄉射以序德鄉飲以賓賢又加鄉老於大夫之上以示所尊祀先生於社以久所敬使其樂生重本之心固故各知愛慎而其教也易入恭長慈幼之習勝故不相暴犯而其化也易成民生斯時其相友相助相與扶持者豈特淳風未散使然哉上之人寔造就之也厥後商鞅變法萬古罪首然猶鄉置三老以掌教化自後言之鞅可盡訾耶今張君生千載之

後能合一鄉之善士相煦以濕相濡以沫遂期斯社外以膺賦役之需內以協閭里之好諄諄焉惟義之戒可謂有見也已抑予嘗躡屩負笈經從台嶽之下望瓊臺赤城萃律樂礪幽然以深闡然以達卓然其弗可企也意必有隱君子棲息其間如古所謂鄉先生云者而世特未之見也諸君家是鄉其高仰是山者素矣靈秀之稟視他邑當爲異更願抱璞以益求其志觀善

以益端其趨使異日弄文者傳襄陽之耆舊好事者繪荀陳之德星不但義社而已余居委羽山中目擊不義者如蛟蚋嘈雜散聚恨不下隣二仲之間故樂為之記援筆不辭

台州府儒學題名記 孟士虛

皇上誕膺 景命撫有萬邦際天極地罔不臣附武備既脩

文治聿闡乃洪武三年詔天下開設學校置師

子負給廩祿稍以養育之異成才而任使焉德至渥也後十五年又下明詔三年大比與其賢者能者群試于有司以登名

天朝時清漳林原亮氏亦與教席越三年丁卯生員之領鄉薦者三人又三年庚午亦如之郡守閻彥清同知察行舟經歷王中嘉其成效之屢臻相與謀為題名以記台學興賢之次序林一日造余而言曰台郡建學先生寔創其始于

時生員李德遠生曠嘗與賓興之選于前矣今先生典秋闈文衡而吾郡士子樂放教育連茹彙征者又不乏人則所以惠後學者多矣茲承郡守之命而屬於先生幸無讓士庶辭不獲於是拱而奮曰台之為郡上應三台川嶽孕灵人物鍾秀載諸圖經可考也矧今

聖代啓文明之運郡守弘文治之政郡博士司訓廣文學之教是宜多士濟濟學行彬彬朝惟莫習克抵有成而預名鄉薦者累歲有焉信可以無紀勒諸貞珉俾後之來者惟實學是務芳躅是紹有引勿替以無忘先生之造就與大守之勸獎則庶乎無負

聖天子養育之盛心顧不偉與先生拜手謝曰是可以為記遂列其姓氏之次第于下

臨海縣儒學題名記

陳璣

臨海令李侯治邑既三載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而廟學規制煥然一新上下觀瞻者莫不稱嘆
以為能侯復念鄉貢未有題名無以示勸將來
乃命工礪石自

國朝肇科以來凡與選者皆將銳其氏名仍虛
下方以示後之繼進者而請予言弁其首侯之
篤意校庠如此其奚辭遂為之言曰科目之設
雖倣於隋唐而歷代因之不廢而其課試之法
則未有如我

朝之善者也先之四書五經以觀其性理之明
次之論判詔誥策問以稽其斷制識見之卓固
非尚乎文詞而已也且三年大比預名鄉貢而
後合試于禮部中禮部試者而後策對大庭
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此又成周取士之遺意
也是故上而謨謀廟堂下而庶位所以建勲業
而垂聲光於不朽者胥此焉出雖以吾之一邑
而由此以揚芳邁偉者亦項背相望則得人之

盛豈非以其法之善歟然而
賜進士者既立石題名於太學則鄉貢進士題
名於學者亦宜也前令屢欲興舉而未遑而
一旦力為之其亦可謂能也已繼自今校序之
士必將黽勉不已期以登名於斯石又必將指
之而曰某也端學術以慎名節在吾所當法某
也隳行檢以壞學術在吾所當戒益思所以
砥其問學砥礪其操行則斯石之樹豈
之哉此則李侯之深意也諸君子盍相與
侯名文序湖南京山人由科目發身故其為
知所當務如此云

台州府儒學鄉賢祠記

劉鈞

儒學祀先聖先賢與夫先儒之有功於道者天
下皆然鄉賢祠惟大郡則有之蓋以祀夫鄉之
先哲學行高出輩類者即古鄉先生歿而祭于
社之意也台郡學故有上蔡祠宋嘉定間郡守

黃齋所建以祀上蔡謝先生良佐水心葉氏記
之有三老先生祠以祀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
陳詹事良翰亦有昔人為記而逸其名有六賢
祠淳祐間祀金部郎鹿公何知南康軍石公鑿
戶部侍郎商公飛卿國子司業陳公耆卿起居
舍人郭公磊卿丞相杜公範吳子良記之文載
郡誌誦之可知其人又有祠祀右司諫陳公瑩
中丞相謝公深甫葉公夢鼎侍郎鄭公雄飛狀

元杜公文甫此翁先生翁森玉峯先生車若水
雙峯先生車垓歷宋涉元滄桑變易祠宇盡廢
而遺址亦泯然矣然諸賢之流風遺韻則猶存
也成化三年郡守阮君必成旁求墜典志欲復
古顧司郡庠訓尹君仁器曰昔人所以崇德敦
禮以風厲後學而繫屬人心者莫先於此墜而
不舉實司政教者之責仁器方汲汲於義遂圖
厥成適學宮東南民有隙地願售者捐已貲購

之衰與廣稱厥土燥剛雅稱建祠之規制乃亟
請於郡守出公府羨餘鳩工庀材構堂三間崇
三尋又一加以繪飾繚以周垣右臨泮地經始
於戊子之夏落成於明年之秋將卜吉合諸賢
而祀之僉議以無為軍教授潘公時舉續溪簿
董君楷

國朝江右提學僉憲陳公璫從祀其列予昔是
學至台阮君與仁器以建祠之意質其可不

請記之按上蔡雖非台產然其諸子兩遭

死楚死閩獨名克念者走台有後則其氣脉

屬精爽宜存三老六賢與夫司諫陳公以下

人或著忠鯁或布惠利嘉議讜論著書立言

諸郡乘班班可考斯固台人素所景慕而不

忘者至於潘董二公淑人有方蒞民有道而

國朝所修性理大全引用其言炳然在帙陳

以清德粹學由內翰持憲節師表大藩又急流

勇退講經授徒多至顯官萃而祠之以為台郡
之望實宜雖然郡學台人士之所群居以致其
道者也鄉賢台人士之所效法以成其德者也
昔也黍稷之馨既歇瓦礫之跡隨泯高山之仰
景行之懷何自而生今焉妥神有宅祀享有時
過者興思見者起敬士之歲脩遊息於斯者想
慕其人而尚友之異時出為時用必能尊道義
尚氣節以踵武前脩其誰之力歟夫成壞相因
者物也萬古不磨者道也士得其道而頌且事
間固當代有其人世遠而祀或壞尚有賴於後
之賢職政教者有以任其責焉因併記以詔來
世阮君名勤與予同年舉進士第治行超卓仁
器於三為同鄉學行老成故能相與成厥功若
夫相助其成則同知杜儼通判孔彥綸推官劉
清也

安洲鄉學記

陳剛中

鄉有學古也古方里而井自王畿以及郊遂皆
立之學王之元子既廢人皆學焉學之要求放
心而已今子翁子其猶行古之道歟初余少即
與翁子游相好也壯而行四方皇皇然三十載
歸始問翁子之鄉學喜而往之踵其藩其植秩
然升其著其琴琅然履其奧其籍秩然既而諸
生魚貫以登逢衣大帶俛伏磬折其容肅然其
氣充然退而經誦之聲隱隱若金石然於是知

翁子之學信其古之學也則進諸生而勗之曰
二三子知學之要乎心者萬理之宗也其初善
也人性枯於氣棘於欲焚於意若摘埴之途而
不知覺故於師而學焉學者收其放而存其良
也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廣大未嘗
一息間也予與而師孜孜汲汲窮日夕之力若
飲食起居不可須臾離豈有他哉誠以脩齊治
平自正心始末有不須學以成者實生民之命

天地之經也江以南台之學常盛矣異時華門
圭竇無絃誦聲人以不儒為耻今則異於是父
命其子兄命其弟曰無科目矣士不可以卿相
矣儒固秋之篋冬之綵也矣以學為於是素封
之家蓄貲鉅萬有論語不讀者其子若弟健則
為壠斷之幾丈夫猾則為府史里胥城旦之
而已否則兔園之策蚩冷之符蓋朝於斯
腹果然何為簞瓢若是餒乎人乃以

俗之弊陋一至此哉何不為兕為蜮鱗介
膚之夫心吾之心也學以存心亦吾之學也
以有科目則學無科目則不學哉吾之心善則
舜利則跖念則聖不念則狂今以口腹之號養耳
目之溺取其與天地同體週流廣大者斲而狹
之日趨於鬼域而莫知返誰之咎歟吾行四方
三十載蓋常近天子之光職太史氏見朝廷所
以嘉惠多士甚厚召南之風被於朔易畿之內

三雍巋然縉紳鼓篋以萬數郊遂皆立之學而獨駭夫江之南台之鄉之無學也猶幸翁子之鄉之有學也二三子絃於斯誦於斯亦思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當收其放而存其良知舜跖之分在義利之間而念不念聖狂系焉縱而師若友講明同辨默而存之擴而充之本一心之妙極于天地萬物之變化則人物日以明天理日以融居家孝弟之效成在鄉禮讓之俗興使終身窮約庸何損仕而立乎朝則堯舜其君舜其民皆分內事也於我何加焉若以無科目而不學焉夫徒則為墮斷之賤丈夫猾則為府史里胥城旦之役又賤則為蚩冷之符兔園之策曰姑果其腹者此謂失其心哉翁子將曰非吾徒當斥之大門之外

太平縣鄉賢祠記

謝鐸

太平台黃巖故南壤也成化庚寅今兵部侍郎

阮公勤守台始分為太平邑小力不足甫營縣
治學之制未備也令尹今御史袁君道至進諸
生謂之曰學則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語其風聲
氣習之近則所謂鄉先生者可不知其人哉矧
其人上師聖賢蓋嘗履一世以為心矣吾後之
人而不知所以尊崇之尸祝之可乎遂即學之
左建為祠取黃巖所嘗得祀者祀焉曰泉溪
生戴公曰聖泉先生盛公而又益以方岩

王公台南先生郭公靜學先生王公拙訥先生
葉公則故秋卿林公鶚今通政黃君孔昭合吾
一鄉士論之公而為之也未幾袁以憂去更代
者祠毀于風雨弗克治於是教諭黃君縉顧而
嘆曰是吾責也遂節縮其學之美謀諸貳尹范
君亮葺門之兩翼以其右祠諸先生其左則六
經子史與諸先生之遺籍皆在焉嗟乎自有天
地即有此山川有山川即有此民物吾台歷唐

虞三代以至于漢而始入中國歷漢三國六朝
至宋而入材始出於是始推三老六賢以列于
學官至于今日如太平六先生之祠可數也夫
自有吾台以至今日不知幾千伯載其間焚焚
而生泯泯而死者不暇論論其乘時富貴起而
為君長為將相者不知其幾固亦惟視一世謂
足傳之無窮矣今吾人之所尊崇而尸祝之者
乃在此而不在彼於乎士之生於斯而游於斯

者蓋亦知所慕乎慕而不止若沿河以至海雖
孔孟之道亦於是乎階矣周禮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使凡有道
有德者教焉死則以為樂祖而祀於瞽宗登我
亦曰祀先賢於西學凡以此也六先生之風節
勲業行誼文章蓋皆本之道德而不失所謂先
賢者史牒可覆視也教諭君又欲著其槩以示
諸生以風厲邦人因各據其實替之如左俾來

者得以考焉

方巖先生王公

名居安宋厚熙中進士官至工部侍郎

方巖屹屹上薄于天鬱為正氣異人出焉談笑

功名慷慨風節壯哉我公王國之傑既踏大奸

亦掃群邪根極究竟治本亂階天子改容儉詭

側目公心不貳公去何辱載蹶而起凜然高風

嗟嗟左史人中之龍

泉溪先生戴公

名良齊宋嘉熙初進士官至秘書少監

景定何時安坐以戲韉之方張如火必熾誰其

憂國永命祈天我拜公疏涕泗漣漣惟公之學

最深者禮遠淑諸人曰吳澄氏我我孔廟俎豆

以陳公心不愧夷夏君臣泉溪之南其流湜湜

逝者如斯君子之澤

聖泉先生盛公

名象翁元延祐中昌國州判官

宋學之盛實陋于元公生宋季亦闢其藩世遠

日亡公學益弛查不可聞言論風旨玉峯壽雲

師友淵源究公之學此其大端七十之徒從聖
以祀祀公于鄉敢告學子

台南先生郭公

名攢國朝洪武中饒陽知縣

我台之學考亭是宗孰知而見曰正肅公公後
百年實奮以嗣家學之深有源有委憤世道降
力起而更饒陽之政兆足以行澤止而卑曷以
天下於乎先生台南兀者

靜學先生王公

名叔英永樂初以翰林脩撰卒于官

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
獨行惟孤竹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
食薇乃甘我餓以死惟義之耽昌黎有訟特筆
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拙訥先生葉公

名黼宣德間以布衣終

斯學之大體用二者窮善其身達則天下悠悠
九州我懷我人誰哉利物忘己之貧嗟公此心
窮力所至彼何人斯而在高位公拙以訥公質

近仁公學不愧饒陽之門

新紉文獻書院記

朱右

道之顯然之謂文賢有足徵之謂獻夫道在天
下由人而行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
道焉然則文獻書院之作寔有關於世教矣台
之黃岩素稱文獻之邦自宋文公朱子為浙東
常平使按行其地表溫節徐先生墓而士風以

勵備置常豐石湫十有三閘而利澤在民又以
道學淑諸台士若趙師淵郭磊卿杜曄與弟知
仁皆從公遊杜以學授從孫範嘉定改元同曄
舉進士範自金壇尉歷官州縣多有惠政兩入
臺諫直道讜言淳祐四年理宗遣使即其家拜
右丞相益著風節僅八十日竟薨于位特贈少
傅謚清獻詔建弼直坊于宅里以表之惟二先
生師友淵源闡聖賢道統之學文章政事暴白

當時利澤風義儀刑百世既沒之百二十年今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劉君仁本言于省
請建文獻書院祀文公朱子以清獻杜公配別
為祠祭二徐先生郭正肅公嘉卿趙訥齊公師
淵泊南湖先生曄方山先生知仁授基於邑南
五里之名山曰委羽洞天構宇若干楹門廡堂
舍像設服器靡不具備仍割田二頃奇以供春
秋朔望師生廩給行省遠于朝令下將以明年

二月仲丁率州里諸生行禮其間麗牲之石既
具俾撰以辭右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周東
而絃息集前聖之大成以教萬世者孔子也孔
子之學至濂洛而載明集群哲之大成以淑後
人者朱子也其道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常而構於家塾黨庠術序之間無非所以
化民而成俗也苟知講學以明道則唐虞三代
治教將不在今日乎先哲往矣後之人日益景

仰謂不專祠而尸祝之則無以致如在之誠而
興起于百世之下此書院所由作也在禮入學
必釋菜於先聖先師然二公道學行業為天下
法傳之後世又豈一鄉一國所歆慕而崇祀者
乎惟斯道未墜文献足徵後生俊髦朝夕游泳
誦詩讀書是則是傲有以裕身而善俗則劉君
之舉於世教豈小補哉斯立學之本意也若區
區以二公謚號為名則陋矣右丞居里閑習聞

二先生遺教敢不述其梗槩以俟君子劉君字
德玄邑人也今以温州路總管陞行樞密院副
使云

柔川書院記

張翥

書院之設肇於唐而盛於今朝自三代有學後
之有國者法古皆有學而通都大邑民生必衆
則長材秀民有非一儒宮可周教事也於是
有鄉學有社學猶古之黨庠遂序也又於家有教



原件短缺

者焉。五季濁亂，士去其業，多林居野隱，執經講授。及時寧平，遂即其所，寘書院，賜敕額，列學官。蓋以後秀有造，於是風化有嚮。於是朝廷所以納民於法度之域，畢由學校，不可一日而墜也。今柔川書院建於黃氏之塾，故家閩宋工部尚書懋始徙台之黃岩州柔川里為州望族。九世為承奉郎汝霖，生兩淮提舉希愈，提舉生光山。令應時，令生太學內舍景龍，內舍生壽雲先生。

志闡塾為書院，中祠二程子，朱子，備以先生東。西兩廡為師生之舍，後堂為會講行禮之所。庖湔器物悉具，絃誦時發，衿佩翔集，有司以閭部使者覈而上中書，下禮官議。如章請謚先生曰康敏，寘山長掌院之教事。方今兵革之時，人無定居，乃立書院，佯迂濶，非當務。夫豈知盜賊之興，正由教化之不行，邪說得乘隙而入，亡其秉彝好德之心，畊鑿有生之道，而流為凶悖汚辱。

之行使之習知有親有義有別有序在人心之本然者因啓迪順導之孰恐自棄於非類哉今為吏者不知教民者不知學馳之饑寒逼之禍災又莫能思患預防之故至此極烏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若良有司能明先王化民成俗之方恢弘學校以風厲之民思王化今時亦易然也有不興起而自新也哉予故因黃氏之舉而詳言之為記

重新府治記

包廷嘉

四海封域以兩浙為稱首兩浙地分應三合遷方然亦禹貢揚州之域沿革于志尚矣東潮汐入海西度括蒼入慶南盤山入溫北天姥入紹東北重驛入寧提封正隅延袤五六百里唐宋領縣五治臨海國朝增置太平凡六縣百六十府之大能幾何哉視昔諸侯八百玉帛萬國孰與於府先儒呂

氏有曰體勢不重無以鎮定南服朱氏亦有所謂國勢尊嚴斯足以懾人心收衆望台之為郡以章安遷築府治脩葺於慶曆乾道之餘每多因循其舊門薄大街僅容旋馬簷牙與民居相啄公堂無翼類以弗稱歲久樗櫟朽蛀間支以木如嚴重何弘治己酉維揚馬侯以內任出守于台周章解宇退而嘆曰府治若此上不足以壯

國威下不足以為民具瞻如朱呂所云况踰據山谷密邇海隅或玩專城之具不無歲歲之奸將坐而視之則心有所不忍改而新之則事有所不易公餘覃思以為山僻浮屠寺廢僧亡處樹木有合抱干霄者見誘愚民者惑於輪回冥之敢動徒道遙風雨於無用之地蓋是斷是遷以資我府治經久之圖而民弗勞乎乃自節儉以俸為倡由是思加義激寮案支贊閭右相勸

以敦事工匠殫巧而獻圖樟楛楠擾之良鍛厲
瓦麗之類莫不爭來其間惟侯所需乃盡撤其
舊以圖維新地之狹者闢以廣基之卑者增以
高離大街一十一丈四尺為正門門下左右旁
殺迄街廣一十八丈置端本澄源兩坊以自著
志門後衡廣二十丈直深一十五丈三尺為儀
門三間高二丈九尺廣五丈深四丈門左歇下
二間貯天僊黃三縣冊籍為架閣庫庫旁為小

廳三間處龍亭儀仗門右亦歇下二間貯寧臨
太三縣冊籍為架閣庫庫旁亦小廳三間為土
地祠門之前左右鑿池琢以石欄直深各四丈
四尺衡廣各五丈二尺儀門後直深一十五丈
為正堂合露堂深七丈廣五丈七尺而正堂之
高則四丈矣露堂少殺伊匹簷下殺尺許竊瓦方
石為臺高平地三尺深三丈廣準正露左右為
石亭置時辰日晷臺中下為甬道廣一丈八尺

戒石亭方一丈高一丈五尺正露兩旁為經歷
司照磨所各殺正堂一丈深三丈五尺廣三丈
二尺司東搏所西搏兩下相對各一十五間為
六房及司所吏兵所處近上各空二間為囚犯
及回覆雨暑之避房科書辦處去地尺餘各襯
以板正堂後為穿堂高三丈深五丈廣二丈二
尺水東西落簷下構以欄檻檻外各餘空地
四丈周遭粉壁穿堂後為後堂七間高三丈六

尺深二丈八尺廣九丈八尺中虛三間廣堂五
丈每邊二間亦各以板襯之藏器物公用後堂
東北空地五丈二尺薄山山麓斷缺揆溫和之
氣始於東北又為小廳三間高二丈五天深二
丈七尺廣五丈大書思補兩字楹間寮案時節
勞逸以職業相勸焉左偏小屋三間為庖福所
以供億賓旅經始於弘治辛亥二月初八落成
則是歲九月初二時日幾何而夏屋渠渠由慶

置得宜而民若不知焉侯所為勢嚴且重以聳群望如此益足以負大固襟小固以建不拔之基公堂騁目岩光川影吞吐掩映其所以奠城社撫六縣以雄跨一方者顧不偉歟予以有形之勢歸侯之作以無形之勢歸侯之心非特塞實深廣無所為而不成遠入大觀不汨於津要顯赫之境不撓於震撼擊撞之衝植人心於綱常陶士風以義理培護椒蘭剪除荆棘率皆

隱然虎豹在山之勢蓋亦不物於物而能物其物者見矣豈立心浮淺者之所能知哉台人欲紀其實侯不能止也故歷道其事使來者知侯之心以襲其事於無窮也侯名岱字伯瞻維揚右族登進十第拜戶部主事陞員外郎攝大司徒事而至今職同知金臺曾昂通判潞陽武全姑蘇周惠推官安成劉嶽知事劉奮照磨歐陽純檢校蔡思益

然劍對蔡思益有不知焉侯所為孰公孰私以
故獲因惠辭官幾如隆熾時車隆隆商賈相觀
去車而至令海同好金其堂曾為構構其地
於於益越十策拜受陪主事斷其於海海大有
之心以藥其事於燕燕也則若其後自謝謝
張其實弟不謂也也若其後其家則未嘗
陳香身矣置之心為必於之於海海若台人於
劉崇其後其山文其益而亦其後其後其後其

赤城後集卷之五

杜清獻公祠堂記

程公許

淳祐八年春正月台州黃巖縣以故大丞相清
獻杜公祠於學公天下士也砥節礪行終始金
石崇論宏議焜燿冊書精忠可質之鬼神盛名
揭乎日月方百里之國焉能得以地產私其有
然嘗論之天下惟是是非非不可泯於人心而
是是非非之公訂之鄉黨為得其實必其脩於

身行於家信於州閭也而後可使從政由一命
以上推所學以行已及物達而立乎人之本朝
以道事君施利澤於天下皆其取信於州閭者
推之也蓋古者尚賢崇德始於校庠之習射習
御而鄉先生歿得祭于社之義距古未遠舉三
老孝弟有詔月旦有評至於邦彥碩老生有令
聞卒有遺烈或立之祠或樹之碑江都相之塋
過者為之下馬郭有道之葬銘者自謂無愧色

彼其徘徊顧瞻悲慕綢繆必有以心服於人而
人自不能弭忘者民之秉彝好德之懿豈吾欺
哉公之解送于鄉第春官仕州縣也矍然一儒
生耳掌故府四歲不遷稍進而列屬寺監為郎
中秘安知其際更化於端平任言事官以直道
結主知以風節聳動四海遠其出賴輔藩入扈
禁橐兼掌書命擢二事樞尋見嫉於枋臣歸食
洞霄之祿猶前日一矍儒耳安知其積天下之

重望又際更化淳祐入秉國鈞以全德終始也
先是甲辰歲時宰以憂去位上觀監久若未有
所屬者中外疑慮異論蜂起公許奉祠寓雲被
起家之詔以左螭直禁苑嘉平月之十二日賜
對便殿晝漏盡十三刻而返日晏宣麻之命遽
下秉燭問詞頭公與寶婺范公並命拜左右丞
相丙夜二制脫藁進入偶當上意翌旦路朝宣
布縉紳舉笏更慶都人士懽聲如雷動上側席

延佇駟召旁午且申戒郡邑長吏趣發人情厭
於朋比後公相國一振刷之以六旬始克興疾
造朝理機務甫八旬而遺表上矣疾革索紙筆
欲有忠告淡墨數字僅一字可辨上深悼為
之不視朝者三日詔贈少傅謚清獻公許屬當
演綸中有兩聯如聞餘息之僅存頗欲有言而
已澁雖數字欹傾而若辨想九京忠愛之未忘
識其實也嗚呼士君子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每

患乎無其時無其位有其時有其位道可得而
行矣命之不淑則天也天於斯民何薄其祐而
畜其予也意者氣運之伸屈來往如環無端蒼
蒼正色亦姑任其自然而已乎抑陰數偶陽數
奇為善者不能以勝夫為惡者之朋猶陽之奇
不能以勝夫陰者之偶乎不然何望始於上者
注意之切若是而事與人迕十常八九溫文正
公所云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呂獻可臨訣謂

天下事尚可為以今揆徃信可為於悒而流涕
也已間者邑子戴君汝白過我谿許嘗及其長
官趙君必适之意曰清獻公祠堂成惟疇昔心
事之同非程公孰當筆頓首謝不能自己何以
書來申前請益堅嘗聞黃巖之為邑與赤城鴈
蕩岡阜聯屬下際滄海渺無涯涘蓋秀孕奇有
衍未艾趙君之作斯堂也尊賢紀善崇化厲俗
非但為一邦衣繡之誇圭璋特達近接目耳之

聞見君蒿悽愴寧忘歲時之瞻思德容如存風
蹟未泯繼自今父詔子兄詔弟此吾曹之鄉先
生也則必竦然知所敬慕退而自力于學以求
為矩矱之遵炳靈載英豈特賦三都者得以專
美於江漢哉公諱範字成之學者尊之曰立齋
先生而不以官稱云

重建清獻公祠堂記

黃中德

竊觀漢唐以來以勛業文章居相位者代則有
之未聞以道學登台輔若宋丞相清獻杜公之
為人者是宜杜而稷之尸而祝之於無窮者也
丞相諱範字成之台之黃巖人以宋淳熙元年
十月乙丑生于杜曲里幼孤能搯志勵行歷從
從祖南湖方山二先生學以承考亭朱夫子之
傳道學淵源有自來矣嘉定中舉進士調金壇
尉再為婺州司法律已以廉臨民以恕所至有
聲其入為御史也則能整飭朝綱而屏退奸邪

其出知寧國事也則能捐俸發倉而多所賑給其後以吏部而兼侍講累除而叅宥密莫不盡心竭力以効厥職由是聲譽烜赫朝野屬望矣淳祐初公退居田里詔即家拜右丞相公擬身當國者八旬以淳祐五年四月丙戌薨于位其豐功盛烈直言極諫具在國史傳中及公所為文集奏稿可考也公薨時上為輟朝減膳者三日尋贈少傅謚清獻錫以上公之服及飯含龍

腦水銀榔板以歛有勅還葬于本縣靖化鄉杜黃嶺之原明日上率百官設祖帳於東門外親述文以祭之復出內帑銀絹三千兩疋左帑所賜如之即其山為造五鳳樓及封墻壇堦翁仲祠宇象設之物莫不具備仍以境內鴻福寺為香燈院俾供洒掃神道有碑祭祀有田燕享以時若是先朝加殊禮於丞相者可謂至矣至元丙子兵燹荐更杜氏子若孫浸陵替而寺日強

盛由是墳塋不治祠宇傾圯碑識無存錫山土
田寺僧奄為已有而杜氏之祀忽諸間有一二
舉正其詞以復先圖者復為豪右勢家所脇今
杜生回者丞相六世孫也年最少而貧又特甚
一日讀少傅家傳即涕泣白其父欲直其事于
臺省而父方以力綿任重難之生即自奮勵日
以規復先業為事吳元年大兵南下總戎朱公
過而憐之既竄諸豪右仍命有司拘還其舊物
而寺僧終以頑傲拒命洪武元年六月日僉浙
江提刑按察司事熊公鼎實來下車之初問民
疾苦杜生回首白其事公一見撫几嘆曰先賢
之故豈不在我乃以其事屬之州長官唐侯某
侯承命即集其鄉之長老里胥訊狀無異詞遣
五伯追呼凡浮屠之頑不率化者詣公所公面
諭以禍福不施捶楚而寺僧咸扣頭謝罪歸其
田若干畝山園若干頃而退既乃命州屬官某

等即其故址重建祠宇以奉祠事仍以杜生回一人掌金穀出入以為永久計他子孫不與焉於是州之人士莫不感戴忻抃願紀其事于石杜生回函公命來請於予予惟丞相公以道德名節冠前朝以勛業文章垂後代蓋自趙抃之後謚清獻者一人而已廟食百世誰曰不宜前元時部使者亦屢上其事于朝矣然祠事之復起復廢豈天不妄以屬非人耶抑將有待於明

時而為之耶欽惟

聖朝混一區宇屬當更化之初凡在儒先宜加恤典况以清獻功德之盛必有感慕而為之興起者祠事之舉維其時矣屬公以節制之尊行按論之重首以斯文為己任復其業不絕其祀方且為之建白于上而大施行自非志清獻之所學疇克脩紀典於廢墜之餘垂休光於淪沒之際者哉將見公之盛德令譽與清獻相為無

窮其發歷不至於台輔不止也余既重上官之請嘉杜生之志樂清獻之事有成故為叙述其事不惟使人人知風化之源且俾為杜氏子若孫有所勸焉是為記

文獻書院記

危素

新安朱文公為浙東常平使者台之士杜燁與弟知仁獲從公遊燁知仁以所聞於公者授從孫範字成之宋嘉定元年同燁舉進士自為軍

器少監奏對詳明歷官郡縣多有惠政淳祐四年理宗遣國子監主簿與郡守包恢即家拜右丞相其制詞曰學貫聖賢之奧識明義利之分曾未八旬而卒沒世之後特贈少傅謚以清獻建弼直坊旌異之沒之百十有八年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劉仁本言於行省請建文獻書院於丞相所居黃岩州之杜曲以祀朱氏而丞相配享別為祠堂合祭徐溫節先生郭正肅公洎

兩杜先生割私田二頃以供其費行省達於朝
禮部議從其請劉君以書來屬臨川危素為之
記方朱公弭節黃岩相其鹵地高下開河通江
為牐源泉常湫豐石等十有三處時其啓閉灌
田數萬頃其民至今利之此其遺愛寔應祀典
况以聖賢之學作則垂憲兩杜先生用其親見
親聞者授于丞相高明光大厥有本源故能直
道正言風節彌著論者以為澤潤生民學承道

統祭法所謂以勞定國法施於民丞相寔兼有
之俎豆而尸祝之孰曰非宜初州之父老阮齊
咨趙必皓等請建書院以祠丞相進士周君仔
有首倡其謀州上于郡府不報劉君至是乃能
企儒學之正傳慕前脩之清節建學立師以為
州里之望何其盛哉至正初出黃岩拜丞相盡
像於杜曲讀其遺文論著其言行載之宋史今
乃與聞書院之事於政府執筆以為記又惡可

辭

黃巖州城隍廟記
林興祖

黃巖台附庸州長吏視古諸侯州治東顯惠廟
祀廣靈昭惠侯即州城隍神九州治有城城有
隍所以域居民戒不虞以故神之神而祀之廟
蓋尸而祝之為民永久計黃岩舊為永寧縣南
始立不詳何許年賜顯衛額在宋嘉定間神始
封永寧侯因縣名也更封廣靈加封昭惠庭闈

官壘悉沐顯榮寔以功在民名稱厥寔自有廟
來民即不辜旱澇札瘥寇攘禱輒應應輒無慮
由是益神之按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
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城隍神在法為宜祀歟皇
元混一海涵春育生齒日殷墾闢日廣鉅縣咸
陞為州黃岩其一也屬時寧謐峻築不施雖弗
覩所謂高且深者然神功在民居然猶金湯聖
天子即位之明年州長吏奉誼公實來公嘗歷

長民社政咸有聲州民徯且久祇事三日謁城
隍神瞿然予為州長吏神城隍主者蓋分典
幽明事有利於民神其誘予衷予其毋為神羞
顧州治苟完美神庙宇日向頽弊何以安神棲
繫民望神功在民不知有神是不知有民乃集
輿議乃捐已貲僦工度材舉有成法扶持顛危
補苴罅漏棟桷薨題欄楯陛級像設儀衛奐然
一新民不告勞神具甚喜於乎懿哉先是廟

五畝有奇外接囂塵塵氓侵削視同永業庖福
柶園褻穢特甚公悉反所侵彊其未能遷歸者
議入其祖俾奉祀者司之又議初便殿圖廟規
制襲歲且五十祀公至會毀州南淫祠其規圖
深廣若合符契殿賴以成於平公之新是廟非
崇美觀非事諂媚凡為神地為民地也落成有
日州父老士民嘉公之篤於民咸願紀厥美以
昭方來適某贅員茲州合祠以請予惟城隍之

神在法為宜祀奉誼公斯舉在法又宜書第思
荒詞鄙弗極形容之工姑述其大略以俟能者

重興上蔡書院記

楊守陳

宋上蔡先生文肅公謝顯道謫於台也台人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方景定之三年郡守王華翁
肇建書院於東湖以祀先生而誨後學規制甚
盛元至元十年鬱攸從之夷為焦土浙東道宣
慰使節齋陳公徙建於郡城中玄妙觀之右

國朝宣德七年雨潦蕪之鞠為蕪墟卒伍或侵
而官焉今浙江按察司僉事襄城辛公訪接部
高先生之道德始屬知府阮侯勤即觀右故址
屋之候遂詢視還故所侵畚沙礫鋤蕪營材
甃稍食未周適布政司叅政福清何公宜蒞郡
為周其材甃稍食而府同知杜君儼衛指揮同
知吳侯傑胥相其謀臨海縣丞張訊專董其
役為堂五楹兩廡楹各三門二重甃垣繚之榜

之衢曰上蔡書院自成化己丑冬十月始事迄
十有二月落之阮侯謂是舉不可以無述迺遣
先生十三世孫賞來請記惟人性本善率之斯
為道矣有弗能率迺俟於教焉聖賢体道立教
所以復人性之善也然道教豈一聖一賢所能
獨任必有左右先後之者乃能風靡當時而波
漫後世其在上則舜有夔契湯有伊萊其在下
則孔有顏曾孟有公孫丑萬章道教所以昌也

益子卒之久河南兩程子作登其門而左右先
後之者有游揚與先生角立於世道教於是中
昌也先生誠篤憤悱為切問近思之學明道稱
之有王佐之才伊川許之一年去一矜自為師
門談之言論闕肆善啓發人同列推之至於英
果明决克己復禮所著若以生意論仁以實理
論誠以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無不精當而行
事皆高邁卓絕晦翁又諄諄道之不已雖其被

說惟擯弗獲上有夔契以肆厥施然而與言絃
議丹炳不渝嫫節芳風木華無謝四海之外且
猶傳誦歆慕而况所寓之地哉昔人創書院以
崇奉而表異之蓋有不容已者世之仕或惟獄
訟賦歛是急視道教若弁髦然觀一佳山水廢
臺榭可以游目騁懷者輒經營之而崇異儒先
之所曾莫肯一式非辛公之賢孰倡而興非諸
君子孰和而成哉夫崇儒先則後學奮表英傑

則嵬瑣悔書院之興豈惟崇異先生而已將俾
台之諸士莫不感發砥礪撤利欲之鄙闡道德
之闕蹈上蔡趨伊川晞闕里出躋聖明之朝贊
闕休以揚盛烈延及齊民亦知嚮慕踐義舍仁
弗墮其性殆見赤城之下滄海之涯彬彬如何
洛斷斷若洙泗矣予仰先生嘉諸公而喜道教
之將昌也謹識之

方巖書院記

李東陽

方石謝先生作方巖書院于台州太平之總山
蓋舊所名杜山者也山有孝子府君墓墓有會
總庵因更名其山山之旁有獅子虎頭諸岩巖
奇文筆諸峯仙人跡月嶺桃溪諸境其外則環
以大海浩淼無際其後則天台雁宕諸山竦立
乎霄漢之表委靈輸秀乃至是而極則結為方岩
峴聳峭拔為一方之勝故院以是名為堂四楹
其左右翼為相觀恐聞二齋以居學徒置田三

十畝以資教事而仰高望海采藻三亭及桃溪
書屋方石山房皆在焉自先生叔父愚得公以
寶慶守致仕始為會總仰高而下次第交作先
生又欲為書院請公主教其中會有纂脩之
命乃留贊于族叔怡雲翁世弼越一年而以成
報則弘治己酉 月 日也夫書院之置肇于
宋初若白鹿石鼓應天嶽麓其名最著蓋鄉黨
之學士大夫所建而朝廷因之及州縣學立顧

為具文而此獨不廢其他凡聚徒講道皆足以
為教于世而不獨此也然程子講於洛而朔蜀
之徒不能相通朱子講於考亭而江西永康之
徒各不相下要其是非得失有不可易者則存
乎其人而亦不繫乎地也歟後朱子之學遍天
下其在台者有若石子重及杜良仲仁仲兄弟
及其孫成之以及車清臣氏問學之傳遠有端
緒先生家自師友又友鄉之善士以及天下尚

論于古之人而究其實則身檢力踐未嘗設
岸立門戶然鄉之徒薰其德而善焉者亦多矣
院既成先生有歸志又哈喇年拜南京祭酒不可
以遽言去而愚得公實領之昔胡安定教湖州
太學取以為法後自為之而天下始被其化方
岩之教殆自是行矣使彼先生之化者邇厥教
源茲院之名將不可朽公雖退處林壑亦豈不
隱然為天下重哉請以是為方巖書院記

西清道院記

黃超然

壽雲居士中年無所於巢乃避世於墻東之小屋小屋之西又有小屋甚劣如蝸牛之廬其前修竹百箇微有清陰因名之曰西清道院以為讀書之所然今日之讀非復昔日之讀矣夫自有文字以來世之著為書者何其多也往往書益多世益不理興亡盛衰循至無窮甚者叔末之所遭乃有載籍之所無者世不悟本尚欲馳

驟於言語聲技之末欲以誇當代而垂無窮凡若此者皆非居士今日之所讀也居士少時頗慕雜博然止資以為詩行住坐卧莫非詩也其於舉子業游焉而已既而所業不工間為同輩所嘲侮於是發憤為文擯詩不為者數年神搜鬼鉢窮深入微肥皮厚肉脫灑淨盡技成欲試則時已尚武四顧舊習跬步之間倏同菟狗書不悞余而予自誤也兵後每念挿架千帙悉隨

雲烟辛勤省頌十不嘗一西清之內松床竹几
簫然終日抱一守中以遺視听居士今日之所
謂書蓋如是而已客有過而咲曰子屋甚陋不
得為道院固以道院名院固無書又自贊為讀
書之所然則莊周列禦寇殆復生於今耶予固
咲之居士亦咲曰不咲不足為道也能集著雍
攝提格良月吉日記

赤城後集卷之五終

